

老太監的回憶



老太监的回忆

信修明 遗著 亚伦 整理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兴红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3.4字数76千字
1987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书号：11436·7 定价：0.90元

《老太监的回忆》出版说明

本书是清末太监信修明的遗著。文中记述了他在宫中耳闻目睹的有关政治、生活的情景，并着重描述了封建帝王、大臣及太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许多情节都鲜为人知。

因为作者长期做为太监生活于官中，在记述中常有许多偏见，甚至是错误的东西。突出表现在有些情节有悖于史实和描述中表露出来的奴才味，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去伪存真。

由于编辑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出现许多错误，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编者

一九八六年三月

老太監的回憶

五十年來，我經歷了許多事情。在慈禧太后的宮中，我目睹了許多歷史的瞬間。這些回憶，是我一生中最珍貴的財富。我將它們記錄下來，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人了解那段歷史。

老太監的回憶

著者：趙德全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東城區東便門外大街)

北京印刷廠印刷

北京中華書局發行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32開本

128頁

目 录

前 言	(1)
道光皇帝俭朴	(1)
道光皇帝幼年被罚扫地	(1)
道光误伤皇子	(2)
咸丰寿命不长	(2)
太监魏珠得一城	(3)
清宫内监制度	(3)
官监因严获福	(5)
大内之关防严密	(6)
皇帝后妃之困窘	(7)
慈禧政治之开始	(9)
慈禧垂帘听政	(11)
慈禧之威	(14)
慈禧之痛苦	(16)
慈禧管太监之严厉	(16)
慈禧不富娘家	(17)
慈禧之弟桂祥不才	(17)
慈禧驻中南海和颐和园	(18)
慈禧不算有福之人	(19)
慈禧之慈心	(20)
德宗光绪之孝	(21)
戊戌政变	(21)

光绪与珍妃	(23)
珍妃之死	(24)
光绪二十年之太平	(25)
同治的遗恨	(25)
同治皇后	(26)
光绪之继位	(26)
庚子西巡的引路侯	(27)
山西巡抚岑春萱岔道接驾	(28)
怀来县令吴永	(28)
岑春萱杀张太监	(29)
两宫回銮	(29)
回銮后祭祀陵庙	(30)
光绪怕闻雷	(30)
慈禧之宠李莲英	(31)
寇连才违制获罪	(32)
光绪遗旨顾念李莲英	(33)
慈禧不忘微时	(35)
慈禧爱读两都赋	(35)
慈禧的起居	(37)
光绪的起居	(39)
大内之门严禁火烛	(39)
太后宫的沿革	(40)
所谓上差	(41)
所谓下屋	(41)
寿茶房	(42)
寿膳房	(42)
五局	(43)

寿药房	(44)
传太医	(45)
煎药	(45)
司房	(46)
佛堂	(46)
殿上	(46)
散差	(48)
花园	(48)
集灵囿	(48)
鱼屋子	(49)
他坦	(49)
选宫女	(49)
孝定景皇后	(50)
乌鸦与清代兴亡	(53)
坤宁宫之神秘	(53)
堂子之神秘	(56)
御花园之神土	(56)
大内之寺庙	(57)
景仁宫	(57)
斗姥坛	(57)
英华殿菩提树	(58)
落凤井	(58)
内库墨宝	(58)
升平署	(60)
升平署狄总管误差得赏	(62)
升平署的佛戏	(62)
挂灯钱	(63)

赏福肉	(63)
祭灶	(64)
赏荷包	(64)
递如意	(64)
迎喜神	(65)
熬腊八粥	(65)
团圆饼	(66)
果桌	(66)
元夜煮饽饽	(66)
上元进元宵	(67)
看灯鸡	(68)
看焰火	(68)
吃馄饨	(69)
散绿豆	(69)
咬春	(69)
皇会	(70)
赏肉吃	(71)
宣统继统的先声	(73)
宣统裁减膳房	(73)
皇后和淑妃的不幸	(74)
两膳房的积弊	(75)
荣寿固伦公主	(78)
四皇阿娘	(79)
瑾皇贵太妃好佛	(79)
瑜皇贵太妃争位	(80)
瑜皇贵太妃讥讽溥伦效忠洪宪	(81)
陆文端公	(82)

伊克坦	(82)
巴克坦布	(84)
发国难财	(84)
苏造肉周	(85)
苏造丸子	(86)
苏造酱	(86)
四合义	(87)
王九成	(87)
宝冠	(88)
官狗	(88)
兴隆寺	(89)
林老人	(90)
裸什银	(91)
刚公祠	(91)
肃王府太监王忠	(92)
苏德有财运	(93)
李莲英有福	(93)
汉官进贡	(94)
养老义会	(94)
壬子正月十二京师兵变	(95)
封笔大吉	(95)
开笔大吉	(96)
裁衣大吉	(96)
进匠役	(97)
佛搬家	(97)
大内迎春迎春送春之典礼	(98)
奴才与臣尊君之称有时尊卑不同	(99)

清初太监的冠戴并未入品..... (99)
清宫太监制度始于康熙..... (100)
太监的禄银自奉有余养亲则不足..... (100)
普通太监月食二两怎么能阔..... (101)
圆明园轶事..... (102)

道光皇帝幼时

前言

此篇文章内容，均为余所见所闻之事。始自道光年间，止于逊帝宣统。余少年入宫，现已七十有余。自出官以来，各界人士多以宫廷旧事相问，余见街坊流传，颇多失真。故仅就余之回忆，概述之，以飨读者。

道光皇帝幼年被罚扫地

宫中太监随侍礼，地位最低的便是扫地处。扫地处设有侍童，只有六人，一名管事，凡是大殿中不可避讳的，就交到扫地处当差，专供打扫宫内各殿的粗活。扫地处位于西华门内西河沿。道光皇帝当阿哥（皇子）时，不好读书，道光皇帝常常生气，罚打一顿后，把他送到扫地处，与太监为伍。道光皇帝每天清晨早起，拿着笤帚，进内右门做法。道光皇帝即位后，凡是若眼送到扫地处，和太监们老成相事。扫地处另有御座，叫皇太子坐龙处。该处铺陈整洁，已封固多年，不作封用。道光皇帝的礼服、簪笄也都制成黄色，以资纪念。

道光皇帝俭朴

道光皇帝性极俭朴，至同治和光绪年间，宫廷之内，犹有遗风。除近御太监、总管首领太监之外，其余的太监仅穿粗棉布衣，即蓝粗布袍、青粗布褂、青布靴、青呢帽。有爱好者穿件羽毛褂，犹觉过分。如皇帝赏赐顶戴，成为有官职的太监，始得穿江绸袍褂，也止限官衣。而私衣一律用布。如私买绸缎衣服穿用，一旦被皇帝发现，免不了一顿责打。道光皇帝常在老库查点后妃的衣服帐目，后妃常穿的也多是红绿粗棉布。可见道光咸丰年间，宫中如此俭朴。道光皇帝的陵寝也比其他皇帝的陵寝简陋。各殿的佛位供奉的都是些木制的馒头。传说这些都是道光年间的遗物。

道光皇帝幼年被罚扫地

宫内太监随侍处，地位最低的是打扫处。打扫处没有首领，只有大太监一名带班。凡是太监中不可造就的，就交到打扫处当差，专做打扫宫内地面的粗活。打扫处位于西华门内西河沿。道光皇帝当阿哥（皇子）时，不好读书。嘉庆皇帝非常生气，责打一顿后，把他送到打扫处，与太监为伍。道光每天清晨早起，拿着笤帚，进内右门做笨活。道光皇帝即位后，凡是有暇就到打扫处，和太监们述说旧事。打扫处另设有御座，叫皇太子潜龙处。该处铺陈整洁，已封锁多年，不作别用。道光遗留的笤帚、簸箕也都油成黄色，以资纪念。

道光误伤皇子

据传道光初年，老师某太史教读过严，告诉大阿哥（长皇子）奕纬要好好读书，将来好当皇上。大阿哥说：“我作了皇上，先杀了你。”老师便将这话转奏了道光皇帝。道光大怒，把大阿哥叫来，他刚跪下请安，道光帝就踢了他一脚，正好伤了下部，没过几天就死了。道光甚是后悔，追封他为隐郡王。

咸丰寿命不长

咸丰初年，北京有孽龙病凤的童谣。原因是咸丰腿有病，是个孽子，皇后也多病。咸丰是道光的第四个儿子。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同年同月十九日道光皇帝的第五个儿子奕琮诞生。皇宫内，在皇后之下，有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等，分住十二个宫。皇上住养心殿，每晚让值更太监唤某妃来，别人不敢随便来。敬事房要有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某妃来住，以便查考。奕琮（第五子）胎妊在咸丰（第四子）之前，应先产，不料迟了十天才生。

据官中所传，咸丰的生母，人很聪明。每当大夫诊察时，总问大夫是否可以早生。大夫说：可以早生，但恐寿命不会长。其生母说：我想让他早生，你可以试一试，如果生个大阿哥，我必重赏。于是大夫给用了保胎速生的药，咸丰未足月就生了。咸丰比奕琮早产了十天。所以一生体弱多

病，寿命不长。

太监魏珠得一城

太监魏珠是圣祖皇帝的宫殿太监。圣祖驾崩，写了立储之遗诏。太监魏珠探听到消息，告诉了雍亲王。亲王说：你立了这么大功劳，我得怎样酬谢你呢？魏珠说：我才不敢有奢望，但赏我一城就满足了。雍正皇帝即位，让魏珠当了北海团城的总管，以履行当年要赏他一城之诺言，实际上是要把他软禁起来。

太监魏珠在团城里因为无事可管，就以种葫芦做为消遣。还制造了不少葫芦器物，如弦子、琵琶、匙箸、盘碗、算盘珠子、各种瓶、罐、鼎炉、陈设等。这些器物工艺精巧，上面又刻制了书画。后来慈禧太后看中了这些东西，放到了内库，陈设在西苑仪銮殿内，以供玩赏。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德国兵驻中南海，把这些葫芦掠走，运往德国了。珍贵文物虽失，但团城却仍巍然立于北海金鳌玉蝀桥头。

清宫内监制度

清宫内监制，最高为四品宫殿监，职称督领侍。月食钱粮银四两，恩赏在外，至多加赏二、三两。李莲英共食钱粮至七两，其他人均所不及。督领侍下有副督一名，食钱粮四两，总管七名，食钱粮三两五钱，总称叫九堂总管，然

而奏章时不敢自称督领侍，仅称总管太监奴才某某。

督领侍衙门设在敬事房，有印章。下设七品堂郎中一职，掌管满洲案，习满文。七品首领一职掌下司房，管库房和各宫殿太监升迁、调补、赏罚事项，以及各主位宫中事项，包括宫殿全面职权和日常的支出。内廷各太监，初入宫皆食银二两，渐至二两五钱。食三两者，可挑首领，食三两五钱者可挑总管。凡随侍处的太监，当差十年而无过错者，准挑首领。

大内的权限，分前宫后宫，俗称前半截、后半截。前宫为皇上的处所，分五殿十三门。如敬事房、奏事处、懋勤殿都是大处。余者各殿也均有组织。四执事管皇上的冠袍带履。所有衣冠，各有专管。共有四事一库，鸟枪三处。一处分三事，鸟枪宝刀弓箭每日随侍为一事，按摩、剃头、便壶为一事，库上为一事。内殿分司房、佛堂、御前、技勇四事。设有总管两名，司房首领一名、佛堂首领一名，各太监五、六名。御前带班有四名，御前太监十名，专侍皇上起居。技勇自雍正开始，选精干年轻太监，习学武术，再由技勇挑选御前小太监，名叫御前上差。御膳房总管一名，司房一处，专司皇上用膳之记载，并无首领，太监两三名，有写字人数名，为总管的下手。其次分五局。五局各首领一名，掌局一名，掌案一名，火烛二名，太监各十名。厨役由外膳房拨用。御茶房一事三案，即茶、果、点首领一名，掌局一名，掌案一名，大太监二名，太监十名。茶役由外茶房拨用。外膳茶规模甚大，以备宴请差用。御药房首领一名，大师傅一名，太监五、六名。太医和制药生是轮流值班。南书房仅有太监数名，无首领。打扫处、古董房、做钟处、造办处等小处项皆供皇上使用，为随侍处。尚乘轿，凡皇上皇后在内廷

坐轿，均由尚乘轿承应。在外则由銮仪卫承应。以上均称前宫。所谓后宫者，乃太后、皇后、妃嫔等宫。

大内各门上和空宫之太监，有充轿子班者，承应妃嫔以下王妃命妇会亲者之小轿，即二人肩舆。选年壮及粗笨者担任，共分十队。遇到各殿查帐点库，搬运抬杠一切用力气的活，均由他们承应。每逢降雪之后，敬事房太监站在乾清宫前喊叫“听差”，邻近各殿太监即衣冠整齐列在门前说“是”，敬事房太监传道“随侍等处，十队满上，各带筐杠，乾清宫扫雪”。即应之说“有”。当即照祥传下去，一处处接声下传，均得踊跃应差。盖为太监者，恰似耍猴之猴儿，纵然心中不愿要，惟恐鞭子抽打也。盖宫廷规定，以象拿象之方法，绝无情面。早来一日为师，晚来一日为徒，太监管太监，尤甚于官刑。因各处有各处的专制，故很少出不规则之事，宫制之善，实为前代所未曾有也。

宫监因严获福

清宫鉴于明代宫监多非法，有的甚至干预朝政，因此，对于太监之管束非常严厉。各宫殿冲要处及慎刑司之墙壁上均有铁牌，规定不许干预朝政。尤其不许无故离京。太监犯法，实重于平民。终清之世，太监多驯良，其中偶有少数受诛者，必有他故。

“够不够三千六”是清宫谚语。但清代太监终未逾此数者。辛亥后内廷太监约存千余名。道光咸丰年间，缺人甚多。同治、光绪年间，太后处和三海、颐和园之宫殿人不敷用。于是，命各王府交进太监。又兼直隶、河间连年饥馑，贫

民走入此途者大增，但人数也没超过三千六。

为太监者皆安安稳稳，各守本分。出宫之后，有家者回家务农。素日守本分之人，俭省积蓄，在京购置房产。苟延残喘者，百中无一。太监之习尚，咸欲修庙，以表忏悔之意。因此，故都寺庙多为明清两代太监所修，而官庙则为国家所修。差不多庙中均附有太监养老义会。入会者须有人介绍，纳纹银二十两，养至寿终。有志者又创办恩济慈善保骨会，救济失业太监，以及保护太监公墓，成绩甚佳。

大内之关防严密

神武门内曰紫禁城，俗称紫围子。顺贞门无事不开。由东夹道南行，向东之门叫苍震门，与宁寿宫蹈和门斜对。此门为大内出入之要冲，有首领太监看守。其门内外有锁，内锁太监开闭，钥匙存敬事房之钱粮处，随开随锁，名叫请钱粮。外锁由护军所管，每次开关时，听门内太监传唤。内外各管其事，绝无差错。南门以乾清门为正，两边有门，叫内左门、内右门。乾清门虽开，不准出入。有大门侍卫值班看守。内锁为乾清门首领太监管，外锁为侍卫处管。侍卫值班者，住宿月华门门房，月华门上锁，与大内不通。内左门无事不开。大内之出入，东走苍震门，南走内右门，西面无门。内右门由首领太监看守，其门责任甚重。因皇上住养心殿，距内右门夹道不远。路西为御膳房，再往北路西为养心殿之东宫门，距帝居很近。御膳房厨役及各处苏拉写字人工匠，多由此门出入，非常复杂。此门首领如转缺，另有总管代管。本处太监有自己系统。设大师傅一名，二师傅一名，

太监六名。所有太监，按等次提升，升至大师傅为止。大内之太监，吃饭剃头，皆须出内右门到西河沿之他坦办理。此地有成衣铺、剃头铺、浆衣房、小饭铺。各妃之他坦、各处之他坦，由西河沿至神武门内，比比皆是。他坦犹言坐落，预备每日饭菜为正差。如太监有病，可到本处他坦休养。妃嫔无膳房，有他坦，除预备饭盒外，各母家有事，也到他坦令太监传递（外戚男子永无会亲之例）。有时需要匠役工人等进内工作，由内务府派官带进，尚须有太监引导出入。懋勤殿、奏事处、南书房、敬事处等处，皆有写字人苏拉等，均须早进晚出，直道来去，且须走僻静之处，不敢行走有主位宫殿的御街。既最僻静之处，亦不敢留男子住宿，因有连坐杀身之祸。太监对禁内之严，莫不谈虎变色。即使宫中主位，例如皇上，在大婚之前，也仅太后一人住大内，尽护持之责。其余各太妃皆迁住西内，即慈宁宫后所。皇上大婚之后，太后迁住慈宁宫。皇上生阿哥，十岁即迁出大内，住阿哥所（东华门内文华殿后身），公主不迁。清宫关防之严可见一斑。

皇帝后妃之困窘

余常谓：皇上享用，不如大商贾之任意；皇后居处，不如大官妾之无拘束。因其受祖宗法制之层层束缚而不得自由。

先说皇帝的膳食，御膳房的局面，比寿膳房（太后膳）大五倍。御膳房分内膳和外膳。外膳房的厨师头目为四品达他，尚有顶戴头目多人，厨役约三百名，专备大宴之用。大

宴时外膳房和内膳房合作，捧盒的为顶戴太监。内膳房有总管一名。寻常的厨役，即外膳房的厨役，轮流值班。他们的烹调技术，皆古老而无变化。菜品多由外厨房作成，然后用挑盒送到内膳房。内膳房备有炭箱数支，上有铁板。一切菜品均用粗磁碗盛好，放在铁板上加温备用。点心饭有蒸锅，粥有粥罐，均是银质，也焯在炭箱上。其菜品之滋味，不仅不应时，且在炭箱上烘烤多时，也就失其美味。五局中之厨役，均不值夜，所以御膳太监有看火之职责。

御膳房有司房，专记皇上之饮食多寡、咸淡合味与否，且需在内务府备案。例如去年某月某日，所食的菜品为何，今年今月今日仍需照单准备。膳食虽有四十八品，味皆不咸不淡，毫无滋味，令人生腻。皇上总说不好吃，依然不改。原因是怕皇上吃得太多而生病。

皇上在孩童时，实不如农家之子弟。皇上初生，必为选择乳媪^①。皇上一旦离开母怀，即在乳媪手中。一则不允许乳媪偃抱同寝。二则乳浆与皇上的生理不一定相同，因而受到生长与精神的损失。再者，小儿科的大夫，常说要节食、要避风等言语，在大夫来讲并无不对，但是怎样节食，怎样避风却没有交代。大夫的话传到太监和乳媪耳中，既成为金科玉律，其中怎样和缓变通，他们却不知道了。孩童体质尚未发达健全，在发育过程中难免出痘出疹，对于小主人必须备加爱护。但是其中流弊甚多。象看死囚一般看管小主人，以致饿得小主人直哭。太监乳媪虽有恻隐之心，也不敢随意主张变通或偷给食品。惟恐小主人因食致疾，从而获罪。各帝多寿短，其流弊恐在乎此。

^①乳媪即乳妈。

光绪皇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爷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爷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试想农家的子弟，生于自由的天地，十岁犹未离开父母之怀，夜间同寝偃睡，白天吃得饱，满街跑，跑饿了再吃，吃饱了再跑，发育得法，既使得病，也不轻易服药。乡间儿童，多强健长寿，富贵子弟，多疾病而寿短，实有其因。

太后膳房，旧厨役作菜，也不可口。因太后年高，得以随便。各王府每月二十六日进奉菜品。名曰进家作吃的。其味比较鲜美。皇上则无此例。总管李莲英，兼管太后掌案之职。太后起居饮食，均由他负责。惟恐外进食品不相宜，曾另设一野味厨房，雇有京师名厨，多系山东人。每膳有几品可口之菜。太后即得美味，也赏赐皇上野味饭菜。皇上也感觉味道可口。

皇后膳房，附于御膳房中，另有当膳的太监侍奉。其菜品的滋味，不言可知。皇后有时命本宫的太监，买办市中之肉菜佐料，叫屋下女子，自做一两品，稍微适口而已。其余妃嫔无膳房，另有他坦，厨子是雇佣的。菜饭之美恶，尤不能言。

慈禧政治之开始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文宗显皇帝（即咸丰）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是孝钦（即慈禧）皇后政治生涯发轫之始。孝钦生了同治，得为太后。孝贞皇后（即慈安皇太后）始居储粹宫，宫在东路，故称为东老佛爷。孝钦太后始居储秀宫，

又迁至长春宫，后居慈宁宫西前宫，故称为西老佛爷。此乃西太后的由来。然而孝贞太后虽是正宫，但不以皇后自尊，常呼西太后为妹妹。孝钦皇后不敢直呼孝贞皇后为姐姐，因其曾为兰贵人，受皇后制度的约束。

咸丰皇帝驾崩之前，曾封了八名顾命大臣，即御前大臣肃顺、载垣、端华、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当时，遗诏立皇长子继位，改元祺祥。肃顺素来以强暴著称，以为孤儿寡母可欺，又兼诸亲王在京留守，因此，他以顾命大臣自居，常以危词挟上。肃顺还以垂帘听政，诱惑孝贞和孝钦，以图篡夺皇位。孝贞老实无能，只有哭泣。孝钦比较敏锐，早已窥破其奸。于是，下谕回京后慢慢商量。肃顺以为事情已经败露，更以无礼之词相要挟。孝钦怒之于心，而不敢见于词色。肃顺见事已急，与载垣、端华同谋，先派人驻守宫门，检查出入人等，再图威胁皇后和嗣君。当时安得海、李莲英均为宫殿小太监，年幼无知，不能为谋，因此，两太后只有哭泣而已。

太监苏德，绰号苏老牙子，原是咸丰的侍御带班。他惟恐肃顺不利于幼主，急奏慈禧，谋求对策。慈禧说：“我有衣带诏，有谁能够胜任？”苏德说：“奴才能。”慈禧当即写一纸条，盖上印玺，命将纸条送到恭王府。苏德将纸条卷成水烟的纸捻。他仅穿汗衫，手托水烟袋，慢慢悠悠出了宫门。警戒的人员未曾介意，也就没有搜查。苏德到了马棚，见到其侄，手持纸捻，对他说：这是圣旨，你把它连夜急送北京恭王府。要知道这事如果败露，不但对主子不利，连你、我全家性命也难保。苏德的侄子奉命乘一快骡，五百余里，一夜至京。恭亲王得到圣旨，急奔热河，叩谒梓宫（即皇帝棺材），见了两宫太后，然后商议回京惩办奸党。

慈禧回到北京后，肃顺即被斩决，载垣、端华皆被赐帛自缢。肃顺临刑时，咆哮谩骂：“想不到，受了小娘儿们的算计”。市中有谣言：“祺祥坐了不两天，一个香炉两蜡杆”。香炉指肃顺无头，蜡杆指载垣、端华自缢而死。慈禧回銮后，苏德被提升为督领侍，不久辞职为民，在野终其身。苏德的骡子因有功而养老，吾曾见过。

慈禧垂帘听政

垂帘听政自古有之，并非非常之制也。今将余之所亲见细述之。

清朝定制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八个大字，代代皇帝遵守不违。故列祖列宗，绝无荒政。同治初年，孝贞、孝钦（即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两宫垂帘。至穆宗（同治）大婚后，本想还政迁居慈宁宫休养，皇上只每日晨昏两次诣两宫请安，朝中政事，两太后不可闻问。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皇上行大婚礼，升太和殿，遣使册立皇后。当天皇上诣慈宁宫，在两太后前行礼。礼毕升太和殿，遣使奉迎皇后凤舆。十五日丑时，在坤宁宫行合巹礼。宫内确有还政动机，不料延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皇上宾天，因此未能实行还政，而两宫垂帘，也就直连下去了。

德宗（光绪）入承大统，穆宗（同治）各妃迁居慈宁宫后所。慈安仍住钟粹宫，慈禧仍住长春宫，共同垂帘。至光绪七年三月孝贞宾天，只有慈禧一人垂帘听政。慈禧生子而尊，聪明又有特长，故为政最久，不惟国人注目，而全世界莫不以政治中心视之。

光绪十五年正月，德宗（光绪）大婚后，慈禧还政，迁居寿康宫，不久迁至宁寿宫。光绪十六年驻中南海丰泽园，光绪十八年驻颐和园。戊戌政变后，光绪亲至西苑迎太后还宫训政，是为第二次垂帘听政。

自此之后，光绪亲政不得不勤。每日早起，以太后请驾时刻为准。太后请驾以大臣入朝为准。慈禧请驾时刻，上午五点或晚二刻。光绪比太后早请两小时，是寻常之起居。时事有繁简，亦可提前或推迟。每日皇上早三点请驾，内殿太监报话，“万岁爷请驾了”，各随事处的值班总管首领太监齐集殿外伺候。皇上起床后，各御前带班小太监等，左右侍奉，先盥后嗽，抽水烟、喝茶，遂即传早点。早点为太后所赐，菜已报齐，皇上入座。之后剃头太监，将皇上之发辫拆开，皇上一边吃早点，一边编发辫。皇上吃饭极快，编辫者也不敢怠慢。不用两刻事毕。俟太后宫之报，“老佛爷请了”，内殿上下随侍处等早已备齐冠袍带履、宝刀鸟枪和便壶，奔赴太后宫请安。

敬事房备有随侍太监一名，九堂总管二名，御茶房之茶挑，尚乘轿八抬大轿（冬暖轿，夏凉轿），黄罗伞。皇上乘轿，随侍者在后，敬事房太监一名在前打口嗤（吹口哨）警蹕。两总管摆队前引，两御前太监把轿杆，直至太后宫院内落轿。每日太后报请，各处值班太监以下窗为目标。

太后在寝宫一切皆由妈妈女子侍候，太监不得近前。女子等出殿向茶房要热水壶，以供太后净手。殿上太监知太后请驾，即下窗户。报差太监看到，即跑到本处，报道太后请驾了。于是宁寿宫各处首领太监等，到殿外廊下候差。太后坐在里间前床椅上，面向南。床上一炕桌，有银面盆，一小太监双手捧盆跪下，宫女等托胰盒手中，太后转身洗面。然

后仍就坐在炕桌上嗽口，梳头理发。此时，皇上到来，回事太监向太后一跪，报道：“奴才之万岁爷到”。太后一转身，端正坐好，皇上进殿。御前太监将黄缎跪垫铺好，皇上跪下说：“儿臣请皇太后安。”太后右手一接说：“皇上起来吧！”行此礼后，再行家礼，皇上起身趋前说：“皇爸爸夜间睡得好，昨天进膳进得好”。一切家礼周到，纯出至情。太后也反问皇上之起居饮食好否。然后太后说：“皇上歇息去吧”。皇上退身，行至太后东配殿。这里有皇上御座，面前一桌，桌上有懋勤殿预备的朱墨笔砚。奏事处安置的本章，皆用黄匣加封，太监为之启封，然后退出。皇上用朱笔亲批奏折。照例之事，均依旧章，非常之事，有军机大臣拟就之纸稿。批折已毕，奏事处将本章送到军机堂去。有时皇上在殿院见到李莲英，李必趋前几步说：“老爷子（称皇上）你老人家冷否热否？”皇上霁颜，随话答话，在院内来回散步，说些家常闲话。

慈禧之头面，向不易梳。四十岁之后，发已脱落，仅存鬓边和后脑短发，修饰惟仗技巧。否则俨然一位秃老太太。太后喜庄严，顶心一束假青发，是红胶泥粘的，两边贴的是发片。大两板头，为满洲之官妆，最怕碰脱，极须小心。衣服平日不甚挑拣，只有在朝堂，则必整齐华贵。太后身不高，故喜穿六寸高底鞋。殿内一声备轿，八抬已然备齐。敬事房太监前行打嗤警蹕，两宫总管各一名，摆队前引，太后轿在前，皇上轿在后，再后面是两宫随侍各首领太监，太后宫的妈妈女子二名。每日之朝，驻紫禁城时在乾清宫；驻中南海时在勤政殿；驻颐和园时在仁寿殿。朝会时进后殿门，升宝座，太后坐正中，皇上坐右侧。有机密或平日见军机在暖阁。殿内里间暖阁，正中有一龙书案，案上仅如意一柄。

太后坐正中，皇上坐右侧。坐定，近侍太监一名，代太后和皇上整理衣服，视太后之眼色，急速退出。暖阁棉帘，非常之厚，以隔声音。此时奏事太监看帘一动，知内中安置已毕。殿中太监一声，奏事处太监急向外跑，奏事处总管太监等告知军机大臣。他们便由南书房太监搀扶之下进殿跪在暖阁帘外。奏事太监手一掀帘说，“军机上来”，转身退出，而军机的末一人代打帘子，大臣皆进暖阁。龙书案前视军机之人数，置军机垫，以备大臣跪安奏事之用。朝见完毕，仍由末一人打帘子出来，太监方敢入内。如有引见谢恩者，再升座受礼。各御前大臣带刀分立殿内左右，被带引见者，分殿内殿外行礼。礼毕，太后皇上各回宫。一年三百六十天，不问寒暑风雪，天天如此。太后皇上宾天时，仅十日不朝。

慈禧之威

慈禧皇太后之威严，皆在眼神。平日直如日电，无人敢对其光，声音亦宏亮。每朝见群臣时，霁颜寒暄，令大臣之心情有意外之感激。初见面，必问大臣家中日常之琐事，如妻妾子女等，无不详细动问，乃至姬妾孰贤，子女孰肯读书。对于老臣之饮食起居，亦切切嘱之以珍重。令大臣等几乎忘记是在朝廷之上。言谈之间，忽然辞锋转变，眼光灼耀，问某一件事情，“你们办的怎么样？”此一问往往令人答之不及，不由汗透衣褂。所以，每一大臣觐见退朝时，差不多满头是汗，极道太后之圣明。袁世凯曾说，“余在万军之中，心极坦然，独朝见皇太后时，不知汗从何处来，而如此之心怯也。”



慈禧之痛苦

如果有人问：慈禧何如人也？答曰：天地间最痛苦之人也。功之者曰：用曾左胡、李中兴诸臣，乃太后之力。罪之者曰：如果不是慈禧第二次垂帘听政，则君主立宪之政制早成事实。

余曾见到慈禧时常暗泣，心想，试看前代太后干预朝政，均不得好评，因为垂帘听政，将恩怨集于一人。今万般艰难之事，集于我一妇人之手，教我怎么办？其心中无限之痛苦，咸流露于暗泣之中。

慈禧管太监之严厉

清宫制度，不准太监干预朝政，凡干预政治者罪大辟（即杀头）。

清初尚有太监读书之制。遇禧处、中海蕉园为小内监读书之所，后亦撤销。故太监识字者甚少。太监多来自乡下民间，粗俗无知，偶尔有识字者，百不及二十。太监进宫，先有会计司挂档（即注册立档）。入内务府三旗佐领下之旗籍为军。会计司为之置办衣服。太监进宫之日，凡是年幼聪明、俊俏、识字、年轻有力者由太后宫头选，皇上宫二选，然后才由皇后以及妃嫔各官挑选。然而后宫所选者，多为性质柔和，面貌不扬之人。余者拨归督领侍，分拨四十八处承差。

太监贤愚不等，定制师徒相承。凡有罪则按律分三等处

罚。一是死刑，二是发配，三是责打。死刑有两种，交刑部杀头（犯法），或交慎刑司打死（不宣布罪状，即秘密处死）。发配有两种，一是发往盛京充军，或发往南苑伍甸喂马。杖打也有两种，一事由敬事房和各宫各处之官杖打，或本处责打。慈禧在珍妃一案中处死了四十余名太监。慎刑司杖下立毙者真是惨极了。

太后宫的总管首领、妈妈、宫女，平日受太后的严厉训练，即使安得海、李莲英等，也是打出来的，其他人可想而知。太后宫几乎天天有打人声。然而各处所之首领因误差受杖者甚多。太监受杖者极少。偶尔有过失，多蒙宽宥。御前的首领回事小太监和妈妈宫女等殿上的近御者，屁股上常绑一块象皮，以防重杖，其皮名叫宝贝。只有安分守己的太监和新太监，常蒙宽宥，所以怨者甚少，

慈禧不富娘家

肇公府德善，是太后的内侄。桂公府的桂祥，是慈禧之弟，也是隆裕皇后的生父。还有佛六，是慈禧之庶弟。这三家号称国戚，均贫不能为生。诸王多为请求恩赐接济。但慈禧只以私帑，每月给些钱粮。按人口计算，大人四两，小孩二两，仅能维持各家的生活而已。因为不敢违背祖制滥施恩赏。

慈禧之弟桂祥不才

甲午之战，朝廷以旧式旗兵，如神机营、火器营等应

战。恭亲王推荐慈禧之弟桂祥挂帅。太后不许，亲王再三请求，慈禧方肯答应。并且嘱咐亲王说，国家大事，千万不要以情面对待桂祥，如果不够得力，可以杀掉。桂祥带一军人马出山海关，另一军为萨某，一军为祥某。三军并列，大旗上分列三个大字，即萨桂祥。桂祥一见，终日大哭。左右不知桂祥痛苦的原由，均加以劝慰。桂祥着急说，你们没见大旗上写着杀（萨与杀同音）桂祥吗！左右无不暗笑。桂祥因此派人回京，请求恭亲王将他撤回。桂祥夫人（称桂二太太）也至恭王府恳求王爷，将桂祥撤回。桂祥回朝进宫谢恩。此时，慈禧驻在颐和园已不干政，见桂祥怒骂不休。此段笑话，乃余从恭亲王的近卫那里听来的。

慈禧驻中南海和颐和园

皇帝大婚后，太后移居慈宁宫，这是国家的定制。慈宁宫有两宫，一是寿安宫，孝贞（即慈安太后）住，另一处是寿康宫，慈禧驻此。同治大婚后，曾一度居住。同治宾天后，两太后，均还内宫。孝贞住钟粹宫，慈禧住长春宫。两太后对于寿安宫和寿康宫，各置本宫首领太监，留守看家，由来已久。孝贞于光绪七年宾天，停灵在寿安宫。光绪十五年大婚，慈禧未迁回慈宁宫，而迁往宁寿宫。此处是乾隆皇帝晚年居住的宫殿。慈禧既已还政，就不干预国事。光绪十六年慈禧驻中南海，十八年驻颐和园。最初在中南海时，驻丰泽园内春藕斋、纯一斋（俗称楠木殿）。光绪在夏日曾到瀛台避暑。皇后住同义轩。瑾珍二妃住茂对斋、画舫斋。慈禧后住仪銮殿，即今之居仁堂。仪銮殿在庚子之乱时，德酋

瓦德西携赛金花曾住此殿内。一日夜中起火，宫殿全毁。慈禧回宫之后，曾在仪銮殿旧址，建造洋式宫殿，前是海宴堂，后是仿俄馆，以备召见洋人之用。袁世凯曾将此殿改称居仁堂。慈禧又在中南海墙外另辟一地，建一新仪銮殿，前叫仪銮，后叫福昌，后楼叫延庆楼。慈禧死在福昌殿。袁世凯把仪銮殿改为怀仁堂。慈禧驻中南海时，上朝在勤政殿，看戏在纯一斋。驻颐和园时，上朝在仁寿殿，看戏在德和楼。皇上住玉澜堂，门向南。后妃住玉澜堂之后殿。中隔一墙，门向北。慈禧驻宫内时，住宁寿宫之乐寿堂。皇上住养心殿，皇后住钟粹宫，珍妃住景仁宫，瑾妃住永和宫。上朝在乾清宫。看戏在宁寿宫的阅是楼。后宫内有戏楼叫漱芳斋，光绪当政时曾在此处看过戏。建福宫内还有小戏台，叫德日新，已多年不用。

慈禧之庆寿典礼，初在慈宁宫，晚年在宁寿宫之前殿，叫皇极殿。七十大庆在颐和园仁寿殿受贺。

慈禧不算有福之人

慈禧尊养优裕，处处摹仿乾隆之母孝圣宪皇后。但孝圣有厚德，生当盛世，厚德载福，天之常道。慈禧虽然明智，但遭逢变乱之时，中兴不久，民间生息也未恢复，处境艰难。皇上至孝，曾为修葺旧园，以资奉养。虽云出自太后的内帑（见《东华录》），而天下多所怨怒。盖颐和园本为乾隆皇帝奉养孝圣太后所建，南辟湖、北为山，后又建苏州街于后湖，因为孝圣太后为江南人。万寿山昆明湖之景物，皆乃旧制，光绪并无新建。孝圣太后驻园中娱乐终生，生前死后，享

受至大至尊之崇。惟有慈禧生不逢辰，频遭变故，虽驻颐和园，也不算有福之人。

慈禧之慈心

余言慈禧有慈心，世人定将疑之。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光绪母子感情已失。庚子之乱后，母子感情似已恢复。但母子之心事，非吾辈所能知也。如皇上之每日三餐，太后赐野味厨房菜饭三次，必嘱选送皇上适口的。

光绪三十四年春，皇上有病，太医轮流诊治，均称病非寻常。因而谕令各省保荐名医，各省荐来的名医，轮流诊治，均感棘手。皇上的病状也未见好转。

是年十月，为慈禧的万寿节。当时西藏达赖活佛来朝。太后和皇上都打起精神，共办万寿节庆，赏达赖看戏吃饭。十月十一日慈禧太后得病，母子均不能出殿。此时忙者为太医。太后之病，已至极点。他自己开羚羊五钱，大夫不能承旨。太后怒道：“国家养你们作甚么，净拿苦水灌我们，不管治病。”于是，传人打张仲元四十杖。羚羊煎汁饮下，仍是发烧。十月十九日晨，内殿总管尹义忠同御药房首领以及御医等进殿诊脉，言道：万岁爷也病重。太后在福昌殿的躺椅上，头尚清醒，闻言而泣说：“怎么他也病到这样啊！他的后事多未准备，他还没有地呢。”于是，传世续醇亲王、庆亲王等上来，又叫王大臣也来，告诉他们立宣统为光绪之子，兼挑同治。并嘱择西陵九龙峪为光绪陵地，皇后为太后，一切后事按例议办。醇亲王为摄政王。慈禧考虑光绪的后事条条不紊，吾之所以说慈禧有慈心，是指此事。

德宗光绪之孝

光绪政治得失，自有史家评定，余不敢妄谈。光绪因听了康、梁之言，上了袁世凯的当，才失去慈禧太后的欢心，实有其事。光绪对于母后，始终不违。他病已不起，闻太后也病重，即哭泣说：“我不孝了，我不孝了。”连呼数声，无限伤感。这样动于内心，难道不是大孝吗？

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自光绪十五年归政之后，在中南海和颐和园中娱乐，整天与太监、妈妈女子等消遣岁月，达八年之久。皇上十日一请安，慈禧不闻外事，也倒消遣自在。一年十二个月，大约在宁寿宫住两个月，在海子住三个月，其余日月皆在颐和园。平日喜欢运动、登山、游船、踢毽、写字、绘画、念书、念佛、掷骰子，有时编戏排戏。（慈禧命太监会戏叫普天同庆，不同于升平署）慈禧心情不愉快时，就责打太监妈妈宫女，几乎无一日不打人。太后的太监，最多时约为四百名，慈禧每日要把太监使唤得团团转，昼夜不得安闲，实在令人难解。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夜中，直隶总督荣禄，至颐和园叩宫门求见。门上太监转达总管李莲英。李急至乐寿堂请驾。太后还在睡梦中，闻报甚惊。急起草整衣装，召见荣禄于乐寿堂，并将太监宫女等摒出。荣禄奏道：“有皇上密



旨，命袁世凯杀荣禄，兵已围颐和园。”乃将竹纸手条朱笔书呈上。太后愕然说“干我何事，何必这样”。荣禄说，事情很急。慈禧此时泣不成声，而荣禄一再请太后还宫作主。太后命传官车，原来荣禄已备齐。于是，慈禧带着十余人太监和妈妈女子等，在荣禄带来的随从官兵保护下进城。

北洋兵权，皆在荣禄之手。荣禄叫开城门，慈禧夜进西直门，至神武门。荣禄告诉守门者：“老佛爷回宫。”护军将门开启，荣禄即回府邸。太监女子等拥护慈禧进苍震门，门内太监知老佛爷驾到，先请示督领侍，督领侍至养心殿请示皇上。皇上从梦中惊醒，命急速开门。及至皇上穿好衣服，慈禧已到养心殿。皇上出门跪安，太后进殿哭泣说：“我不曾管你的事，你何忍心害我？”并出荣禄所持的密旨说，“这是你的主张吗？”皇上跪地，见太后盛怒，口中只有是是，未敢分辩一词。慈禧哭道：“你这样长短（指皇上小孩时状），我把你抱进来，继承大统，而今你能办事了，先害我。”慈禧哭泣不止，皇上也哭，并说：“皇爸爸不要着急，不要生气。”慈禧说：“我来啦，事情由你办吧。”当即回西苑，不久就有请慈禧重新垂帘听政的上谕，皇上亲迎慈禧回大内。

光绪与珍妃

珍妃独得皇上的恩宠，是因为她的装饰不施脂粉，不喜女服，不挽发髻，不穿绣履，而以男子服装为尚。每侍皇上，大辫后垂，头戴头品顶花翎，身穿箭袖马褂，足登青缎朝靴，完全是一美少年的卫官打扮。帝甚喜欢。

妃嫔在宫，无不艰窘。珍妃很好用钱，又常施惠于群监。近之者无不称道主子之大方。钱不足用，即想开源之道。当时外官通过她的胞兄志筠的门路，伙同内廷不守规矩的太监，介绍卖官收钱，御史得知情形便上摺参奏，上谕将其胞兄革职，永不叙用。并对珍妃严加管束。

光绪二十年，有鲁伯阳和玉铭两人，众论纷纷。后召见，果然此两人言语粗鄙，识字不多。追究根源，始知由太监从中过付银钱，珍妃作主放卖之官。当时光绪再三不肯，但也对珍妃没有办法。后来珍妃之死，实由于此因。之后其兄志筠被革职，逃往上海，暗操报馆生涯，极力宣传珍妃之冤枉，世人不知宫内之秘密，也随声附和，多为抱屈。

珍妃之死

珍妃之死，世人多为抱冤。珍妃卖官一案既出，满城风雨。为此案而死者，有奏事处夸兰达太监文阔亭斩于市，太后宫掌案太监王俊如、太监小宣杀于沈阳。皇上之御前太监对杨（兄弟俩）被杖毙于慎刑司。珍妃本宫首领太监三十余名，无一幸免，皆被杖毙于慎刑司。太后顾全宫廷之面子，未将珍妃之罪状公布，只幽于老苑（地在百子门之西空宫、咸福宫之后）初无必处死之意。

不意义和团事起，都城不保。太后命皇上、皇后、珍、瑾二妃及大阿哥溥儀一起聚住宁寿宫，预备西巡。在出宫之前夕，惟虑珍妃，留守宫中不妥，带走也不妥。因而传令将珍妃投入乐寿堂后西所井中。诸老太监闻言均已回避。小太监崔玉贵不敢远离。太后生气说：“玉贵把她推下去，你们都

该杀”。崔玉贵不敢违抗，竟将珍妃推落井中。

光绪二十七年春，崔玉贵奉太后懿旨，回京殓葬珍妃。尸首从井中捞出时，尚未腐烂，面目如生。后葬于阜成门外八里庄，即恩济庄太监公墓墙外南处。宣统初年，葬隆裕太后时，移葬于九龙峪。

光绪二十年之太平

光绪登基后，民间有“光绪坐龙楼，五谷田丰收，四海民安乐，福如长水流”的歌谣。据父老相传，甲午之前，海宴河清，人民安乐，中兴名臣健在，盗贼敛迹。曾见慈禧太后驻颐和园时，皇上每十天一次到颐和园请安。前夕一定下雨，实令人奇怪。京师二十里内，地亩永不干旱，年年丰收。不幸光绪二十一年与日本有平壤之战，从此国家多事，清朝日渐衰落。

同治的遗恨

世间关心政治的人，多以同治宾天之事相问，余不敢讳言。听当年曾在养心殿侍奉的老太监所传，可略述情状。

同治十一年九月行大婚礼，按例妃子早一日进宫，不走正门，预备在太和门跪接凤舆。先进者为慧妃，后被晋封为敦宜荣庆皇贵妃，庚子留住慈宁宫后所，光绪二十八年病故。慧妃人甚聪明，不仅同治宠爱，两太后也很喜欢。但正宫娘娘即皇后，乃是崇状元之女，庄重有余，不善迎合帝

意，恩宠平淡。同治仅宠爱慧妃，后又选进瑜嫔。

同治魁梧又较聪智，年尚未冠，不肯受祖宗法制之约束，对于母后也不顺从，太后不悦曾迁怒于皇后。外间传说皇上喜欢单独踰出宫门，寻花问柳。诸皇叔劝之不能改，太后知道已为时已晚。同治染上花柳病已重，太医却误诊为天花，以致早亡，遗恨于无极。

同治皇后

同治皇后是状元崇绮之女，姓阿鲁特氏。同治驾崩，光绪继位。同治皇后以弟继兄位，感觉自己在宫中无位置，遣太监问计于父。其父崇绮进一加封食盒，开启之后乃是空盒，于是同治皇后绝食殉节。后人赞说真不愧是状元之女。同治皇后谥为孝哲嘉顺淑贤明彰圣毅皇后，随同治合葬于东陵。

光绪之继位

光绪入承大统的原因，传说不一。有的说醇贤亲王福晋是慈禧的姐姐，光绪是福晋所生，所以立光绪是慈禧有私心。有的说慈禧为了垂帘听政，所以立幼主光绪。其实两种说法都不一定准确。

同治早亡，身后无嗣。按制应选择溥字辈来继承帝位。道光位下以次序论，则溥伦为长房。道光长子奕纬早殇，未婚。奕纬死时，指某氏女在灵前成婚，后封郡王和郡王妃

晋。福晋选成亲王后裔载治为继，袭封贝勒。载治贝勒生溥伦。按统序长房当选。始以醇亲王之长子继承。光绪即位，当时朝野不知内情，所传误会不小。

庚子西巡的引路侯

引路侯，古无此称。仅在山西梆子《渭水河》中，有一引路侯吴吉。吴吉即无稽的意思。谁曾想在庚子时出了一个引路侯杨得青。杨得青本是贯市的回民。他以保镖为生，属于贯市李家驮店的掌包人（即头目）。

庚子之变，慈禧、光绪、皇后、瑾妃、大阿哥和太监宫女约五十余人，在旗兵四十人护卫下，由颐和园来到贯市，找到李家驮轿店。因慈禧入宫时，由西安省乘李家驮轿进京，尚能记忆。店铺掌柜李金堂初见慈禧和光绪，他们皆穿旧布衣衫，认为逃难平民至此，不肯相信。及见到有太监随从，始肯相信。于是把慈禧和光绪等带到礼拜寺，给他们准备一顿小米粥。当与李商量请用驮轿把慈禧和光绪等送往太原时，李金堂胆怯不敢答应。店中伙计杨得青慨然应允，说“现在老佛爷和万岁爷避难来此，我们作老百姓的不能坐视。你肯将驮轿交给我，我杨得青万死也不辞，我必将圣驾送到太原”。于是李金堂给备两乘驮轿。慈禧之轿在前，由杨得青在头牵骡，光绪之轿在后，由其胞弟杨得全牵骡。余众均坐车、骑马或步行。杨得青虽然目不识丁，但走南闯北，人颇精明，又善言辞。他每日步行不离慈禧左右，哄得随从太监等十分满意。杨得全保护皇上的驮轿，也还精心用意，但不料途中起了盗心。未到太原，因盗案事发而逃跑了。

杨得青到了太原之后，将驮轿交给伙计，送回贯市。之后又给弟弟去信，吓唬他说盗案之事发，正在缉拿你。因此其弟杨得全终身不敢露面。杨得青独享双薪双赏。

慈禧和光绪回到北京后，赏李金堂二品道衔，并随内廷太监一起，可得恩赏。赏杨氏兄弟四品军衔，但无任命，也没有薪俸，仅随太监一起得赏而已。每逢万岁节日，杨得青由贯市进京，进贡领赏。轿车上斜插龙旗，上书“引路侯贯市杨得青”。一路上市民见到，都倍加羡慕引路侯之贵。

山西巡抚岑春萱岔道接驾

圣驾由贯市出居庸关，经延庆州宣化、保安、怀来，入岔道(地名)。山西巡抚岑春萱带军队前往迎驾。队官令军士前探。一副官带两名士兵至前下马问道：“你们都是内廷老爷吗？”李莲英乘马在前说：“什么事”，副官说：“有老爷们便能讲话”。李莲英说：“我们都是随驾的太监，圣驾在此”。副官说：“岑春萱带队接驾，请老爷奏明皇太后和皇上”。李莲英下马奏明慈禧，慈禧命告知皇上，召岑春萱来见。于是在草地设座，岑春萱便至，跪地痛哭。慈禧太后温慰倍加，命其一路谨慎护驾。岑春萱遂严飭队伍，前后拥护。自此圣驾入于小康。一路两旁所见，岑春萱所杀触犯军法的兵民，比比皆是。

怀来县令吴永

圣驾仓促西行，以致各路多无准备，极糟心的就是延庆

州。州官不仅手足无措，且出言难听。只有怀来县令，知太后皇上驾到，先将妻子迁往民房，请两宫和后妃以及大阿哥住衙内，满脸乖泪，急急备办一切，然而毕竟无法达到周全。他只要一哭，上下见之，均甚加以原谅，叹其难能。

岑春萱杀张太监

护驾西巡的军队，为首的是岑军，其次是旗兵。路上难免有人抢夺老百姓的牲畜。大阿哥的太监张某，同旗兵抢掠民间驴骡乘骑。经岑春萱的稽察拿获审问。岑见太监张某年轻无知，心想原谅他算了。于是对李莲英说：“张太监年幼无知，事有可原”。李莲英说：“请大人依法一律重办，方为公允，不可因太监而姑息之”。岑闻言，甚敬佩，回营对执刑的人说：“一个青年太监随驾千里，再治之以法，未免可怜，你们执刑时，可以免其一死”。执刑兵先杀五名旗兵，到张太监时，只轻轻一刀，未伤脖颈，张太监既未死，起身就跑。旗兵官长某见状不饶，将张逮捕报告。岑春萱不得已，再令杀之，并代买棺木，葬于太原郊外。

两宫回銮

慈禧和光绪到太原后始觉喘息少定，大局也稍有转变。阴历庚子闰八月初八又从太原启程，奔赴长安。九月初四到达长安，暂住行宫。是年陕西已大旱三年，人人相食，城中饿殍载道。冬至后又下大雪，日死千人，人民极苦，行宫前牌

楼下面，为西安市中心，多是卖吃食的小贩。因郊外死尸无人掩埋，以致有人卖人肉丸子。太后命急办救济，共用银九千余万两，由各省解进的款项开支。至光绪二十七年春，市民始见更生。此年陕西丰收，全省欢腾，老百姓对于两宫，感激至深。八月回銮之日，长安市民无论男女老少，空巷而出，接连十里，跪在道旁高呼老佛爷万岁、皇爷万岁，哀恳不让回銮。沿途老百姓痛哭流涕，跪送两宫回京。人多之处，慈禧特命打开帘子，让老百姓瞻仰。太监总管首领等，各分各档，手拿洋钱，按名赏赐。老民皆赏一两重寿字银牌一枚。为了多得银牌，有跟随数站者。沿途上，形形色色，好似迎佛的善男信女。有的在路旁摆设香案，驾过时，双手合十，直跪案后，口中喃喃，头不敢抬，目不敢视。一个秀才身穿布衫，跪在案旁，案上摆设香炉供果，插一布招，上书某某某村生员某，跪送圣驾。沿路此种情况多见之。两宫离开西安，三年大丰收，在陕西民间留下的印象甚好。

回銮后祭祀陵庙

光绪二十七年回京后，慈禧和光绪经此变乱，力图振作。祭典陵庙，皇上恭诚亲行。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拜谒东陵，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拜谒西陵。慈禧和光绪无不痛哭失声，闻者鼻酸。谁能料想，未出十年，宗社不保，不到二十年，诸陵均被劫盗。

光绪怕闻雷

光绪皇帝体弱胆怯。这与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有关

系。他自三岁被抱进宫中，身体本不健壮，时常闹病。在府中虽有奶嫖，太后不允许奶嫖进宫。摘下奶来就交范督，范总管性子温和，有婆子气，能哄小孩，然而究竟不及女人。屡次请示太后，言奴才之万岁爷，春秋太幼稚，奴才不能胜任。慈禧说“他们原来府中之奶嫖来自民间，不惟出身愚昧，而且习性不好，不如宫内的阿哥、公主。他们又没有良好之乳汁，恐进宫流弊太多，还是你们好好哄万岁爷吧！应多加谨慎就行了。”范总管无法，只有责成御前太监加意护持。先天既体弱，后天又营养不良，以致胆气不足。光绪一生怕雷，每逢雷雨时，御前太监全班值更。如有大闪电，知雷必至，一齐高声喊嚷，以乱雷声。

慈禧之宠李莲英

慈禧之宠幸宦官，人皆知有李莲英和安德海。尚不知还有王俊如。安被杀，王亦被杀。安以骄恣取祸，王以卖官杀身。惟独李莲英谨慎，终保其身，并得帝后特恩。太后宫掌案太监一职，在总管首领之下，其官不大，然而其职甚重。凡是太后的饮食医药衣服起居，皆由掌案者负责。如饮则尝饮，食则尝菜，药则尝药，一举一动皆须掌案负安全之责，所以说其职甚重。而其权也随之增大，太后之恩宠也特加。

起初，安德海任掌案一职，恃宠而骄傲，竟敢惹怒诸亲王，恭王府就特恨他。于是暗示山东巡抚丁宝楨设计杀了他。

安德海死后，李莲英继任掌案太监，李以前车之鉴，终身不敢骄矜。他常对待者说，“主人是个老虎，我受恩深重，不

可一刻失慎，天恩愈大，性命愈险，吾人不可不慎。”未过数年，李莲英升为总管。慈禧授与李二品顶戴，这是超过制度的。李莲英有些惶恐，跑到恭王府，求王爷向太后请收回成命，“说赏二品顶戴过制了，万死不敢受命。”王爷安慰他说，“总管尚好，主上天恩，有什么不敢承受呢！好在太监位子有职无权，讨太后之喜欢而已，总管不要推辞。”李莲英不得已戴上了二品。

事后，醇亲王奉旨到天津阅兵，命令李莲英随从，李仅戴一个七品金顶随往。李莲英之谨慎由此可见。

王俊如继李为掌案太监之职。他骄奢过度，于是设法找钱，曾为珍妃介绍卖官。太后知道后顾全面子，将王俊如发往盛京，密令常将军将王俊如和他的徒弟一起杀于沈阳。李莲英能保其终身，只依靠一个“慎”字。

寇连才违制获罪

寇连才是奏事处的太监。素与太后掌案太监王俊如来往过密。王被珍妃卖官事牵连，发往奉天充军。寇连才异想天开，想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想上一个奏章，自以为如果太后采纳，可为升官之道，如太后不喜欢，仅是充军奉天，不惟可与王俊如聚首，也是发财之一途。因清朝太监充军外地，人还未到，当地就先有人代办沿路车马饮食费用，到了军所，将军以下的官长无不高看，因是近侍太监，谁也不敢得罪。岂知寇连才上了奏章，不仅没博得太后喜欢，反而获一死罪。

太后宫太监，平日事甚繁忙，无休息之时。每至春正月，

按例有五天官假。寇因此告假出宫。在此五天之内，他草就了一个奏章。一天清晨进宫未到司房消假，直接去了颐和园乐寿堂。此处是太后寝宫。早晨太后刚刚起床，正在床上坐着梳头。寇连才到窗外跪地，头顶奏章说：“奴才有奏事。”太后惊讶说，“吆，这东西，不是找死吗！”叫李莲英上来，不一会，李进殿。奉旨将寇交刑部治罪。李莲英接过寇的奏章说：“好小子，我们的人会有象你这样出色的？”实际上是讥笑他。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不问缘由，押到菜市口把寇连才杀了。奏章并不出奇，交司房存库了。

光绪遗旨顾念李莲英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攻打京师。当年七月二十一日天未明，慈禧太后率皇上等空身离开宁寿宫，出神武门，有车数辆，太后、皇上、后妃、大阿哥等皆乘车，各妈妈女子等也乘车，太监等总管首领也有车有马，其余太监步行。出德胜门后不善步行的太监，逃去者甚多。到了颐和园仁寿殿，只剩下三十余名。太后对大众哭道：“谁是我母子的亲人哪？你们就是我们母子的亲人！皇上，你还不给诸达行个礼！（诸达，即满语皇上老师的意思）。光绪即将行礼，李莲英急忙抱住，大众哭声震天。

次日李莲英看见皇上抖身寒战，近前视之说：“万岁爷冷吧！”光绪说：“出宫时，仅穿一布衫，如何不冷。”李莲英急忙将身上绉绸棉袄脱下，跪而进上说：“不嫌奴才脏，请穿上。”说罢泪珠满面。光绪说：“诸达你呢？”李莲

英说：“奴才冻死一万个有何可惜！”光绪在一路之上，一切都由李莲英伺候。皇上能够安然抵达太原皆是李莲英的保护。

及至太原，听说庆亲王、李鸿章和留守大臣与外使议和，外使均主张以光绪皇帝为主体，因此，光绪皇帝骤然而权威高于一切了。

光绪在太后面前很是孺态，常告妃嫔的状。他说：“皇爸爸，他们欺负我。”太后说：“谁敢欺负皇上。”光绪指后妃和溥儁说：“她、她、他。”太后说：“这还得了。”话音未落，帝已拳击溥儁两下，转打皇后和瑾妃。皇太后急忙制止说：“皇帝别伤你手腕，我替你出气。”于是，命太监掌刑，后妃、溥儁各责打二十竹杆。从此太后皇上母子慈孝复旧。

西巡回銮之后，光绪对李莲英不忍忘其旧情，每至太后宫，必与李莲英闲谈，意极亲切。

及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之前夕，光绪病重，李莲英暗里告诉皇后说：“万岁爷病已沉重，皇后何不去瀛台看望。”皇后说：“没有太后的旨意怎么敢去呢。”李莲英说：“老佛爷也病重，这是非常时候。”皇后因此到了瀛台，太监回话：“皇后驾到。”当时光绪病在床上，首领太监领进，光绪与皇后相见，涕泪交流。皇上命太监回避，有密旨两道：一杀袁世凯，二是特殊待遇李莲英。

光绪于十月二十日宾天。皇后亲为穿衣，皇帝死后照例要口含一珠。皇后命内殿总管尹义忠，开库找珠子，其珠甚小，皇后欲用皇上冠上之珠。尹说：“没有旨意，怎敢拆下。”皇后怒视说：“这是什么时候，还说旨意。”于是将自己冠上的大明珠取下，纳入皇上口中。光绪宾天后，搭在

吉祥轿上，由西华门送到乾清宫入殓，即将梓宫停在宫内。

慈禧皇太后在当月二十一日宾天，也是皇后亲自为她穿的衣服。搭在吉祥轿上，先送往寿康宫入殓，再将梓宫停在宁寿宫大殿。后开皇极殿（宫之前殿）办理丧礼。李莲英在宁寿宫率全宫太监妈妈女子等均穿孝服，住西廊下。隆裕皇太后（光绪皇后）每祭奠毕，必至李室，李莲英早在阶下迎候请安，皇后进室必说：“李谱达帮我。”李莲英感激涕零说：“奴才老矣！奴才老矣！”摄政王也每祭之毕，必至李室，特加慰藉。

事后，特恩李莲英退休，带俸为民。宣统三年李莲英死于西苑门外北胡同隆裕太后的赐宅。李死之日，将慈禧恩赐之物，悉数上缴清宫。

慈禧不忘微时

慈禧皇太后本是清之世族。世族不置产，故穷困者多。太后有时追忆往事，常对人们说老太爷无事做，家中生活甚感困难，她曾为人家代做袜底，得些零钱添补家用。我今贵为国母，尚不忘昔年的窘困之时。你们身为太监出身微寒，幸沾国恩，万不可忘掉贫贱之时而生骄心。

慈禧爱读两都赋

慈禧太后第二次听政后，每感学问之不足。太后宫司房首领太监有马双禄、单成泰两人，皆秀才出身，被选进寝宫

坐更，常讲书史。太后中午昼寝，约两小时，马、单二人在寝宫帐外坐地（有垫和小桌），给太后讲读或说故事。

庆亲王之四女，叫四格格，人早寡，垣大奶奶是太后的内侄媳，也早寡，常住宫内，也加入坐更，名为坐更，实则也是读书。太后的床外有幔，幔半开，幔内有妈妈一名，女子一名值班，为太后轻捶腰腿。幔外坐更者听太后谕，或教讲，或教读，或教说。俟幔内妈妈一摆手，遽然停止，已知太后睡着了，慢慢退出。夜间坐更，以晚十一点为准时，太后入寝宫，各处首领太监皆轮流坐更，只有四格格和垣大奶奶不坐晚更。

太后入寝宫后，寂静无声，仅有马、单二人在宫内谈古论今。有时太后闷倦有肝气，马、单想方设法说些极其幽默的笑话，招太后大笑不止，以消除肝气。有时太后吃喝不香，马、单就对口净说食物，连妈妈女子也插话，引太后之口津直咽，次日能收进膳香美之效。马、单退出宫后，太后如不呼唤，即回本处休息。以上两次，白天叫歇觉，晚间叫归寝。名词虽不同，实为太监每日读书之机会。所读者多为四书、书经、诗经，但对易经不感兴趣。太后读书之法，在帐内手托书，令坐更者或讲或读，日久能将书中大义句读章节贯通。

戊戌之后，二次垂帘听政，嫌马、单二人学识浅薄。每中午歇觉时，传值班太医，如宗元辰、杨世芬、杨世葆、姚宝升、李崇光、戴嘉瑜、梁世恩等，轮流值日，看医兼教读。其中以姚宝升学问较优，医道也高。每称东都赋、西都赋为两篇大文章，太后闻言，传购斯文精萃数部，凡读者各赏一部，并令司房太监誊写成折，以便读念。太后很快将此两赋读熟，因此责备别人不肯用心。姚宝升为此事招众人忌

恨。适庚子义和团起，人心动荡。太后每退朝，总说“内廷有奸人，宫中有事，外边就知道，但总想不出是谁。想你们太监，绝不敢干这事”。有人说姚宝升就是汉奸，常到荣禄家去，太后因此将姚宝升交刑部问罪，从此不再读两都赋。

慈禧的起居

太后宫内外共六百余人（包括太医、苏拉、厨役、茶役、如意馆在内）。不仅大众每日提心吊胆，疲如奔命，即使太后本身也颇繁忙，一日之间，无一时闲暇，午间歇觉，晚间归寝，两小时尚不旷闲，还要读书。

回銮后，各国使臣每月均有觐见。觐见时，有外交部拟就的问答词。太后不仅嫌字小，恐伤目力，还嫌词不合意，因此常自己动笔改编。然后命司房放大誊写。因自己不懂外国语，选裕庚之妻（德国人）、裕庚之女、三姑娘德苓、五姑娘蓉苓、德国女子克姑娘、某宦女贵福，昼间一同坐更，学习外国语。太后之自强精神，实令人惊奇。

太后喜写龙虎福寿大字，六尺、八尺极有气魄。太后身高四尺有余，写八尺之字，须拉纸者乘势一拉。仁寿殿的一笔寿字尤大，真是神奇。太后不写小楷，但喜绘画，而无工笔。偶然草草三五笔，稍具规模，便命太监交如意馆添枝加叶，设计颜色。完成后命南书房题跋，赏赐近臣。太后曾用朱笔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册，命如意馆前后绘观音像，如意馆按照太后的御容绘写，太后见之大悦。此经昔存颐和园。

平日，太后早膳后即出殿。在各处步行约半小时，回殿

中踢毽子，有时静坐，持珠念佛，或书或画，吃水烟，喝茶，在殿内稍稍活动。十二点钟后，进寝宫歇午觉。午觉醒来，喝茶吃烟，然后出殿绕大圈子。下午五六点传膳，膳后仍绕一小圈儿，回殿掷骰子。图为庆寿图，其式即升官图之变相，版幅大小如八仙桌，上绘有名山洞府、蓬莱仙岛、宫苑瑶池，如到龙宫海藏溺水，受罚三殿，不得前进，到了瑶池，便算赢了。八个人各占一仙，会亲的王妃和格格均加入。如无会亲者，仅有四格格、垣大奶奶、崔玉贵和当班的御前首领。如人不够数，一人可兼二仙。司房太监执笔记点，如闻高喊，吕仙四暴子，那就是太后赢了。此后即准备归寝宫。

有时，太后归寝宫后，与坐更人一起编戏，以升平署的昆腔高腔剧本为蓝本，翻成二簧。如昭代箫韶（杨家将）节义廉明（四进士）均内廷所编。时有南方人名宦妇某与缪嘉惠，皆少寡，选进宫中。某妇善诗文，主编戏，缪善绘画，主教画。

又选江南女子数名，在中南海养蚕，既有丝，即须织，又从南方选工匠，设立绮华馆，织造绸缎。司房太监李某，因会织布，名叫布李。太后知道后，在海内集灵囿中，命布李为头目，率领太监中会织布的，设立一个织布厂。太后驻中南海时，每日均到集灵囿中看织布。太后宫积存的棉线与布，在咸福宫的同道堂有一屋子之多。太后宾天时，全宫每人赏一件做孝袍。实有见物思恩之感。

太后命青年太监排戏，名叫普天同庆，专为万寿及节令，赏王公大臣听戏。如端午节时演阐道除邪，七夕之日演鹊桥密誓，中秋之日演天香庆节均为宫外所没有。太后闻王公大臣赞美则大悦。太后自强好胜的性格，由此可见。

太后之起居大致可分两期。还政的八年，常驻中南海和颐和园，每日早过八点起，晚过子时睡。及至二次垂帘听政，早五点至六点，有时四点即起，常恐外边王大臣说闲话。为了严守时刻，时常强起，外人不得而知。

光绪的起居

光绪皇帝晚年受慈禧太后的拘束，时人多为其抱不平者。余尝闻南书房的太监说，有某师傅论道：“慈禧功多过少，而光绪功少过多。”

光绪性躁而口讷，每动怒额筋浮露，口不能言。闻平壤战败，气愤不能自持。

观其对于慈禧太后，则始终不违。临终一再口称不孝，遗恨九泉，何其悲伤。窃观三十四年的政事，无一时之荒怠，每日早三点请驾，盥嗽、吃点心、理发，不及一小时，然后到太后宫请安。随太后视朝毕，才回宫休息用膳，后妃皆不近前，与无知的太监相聚，苦闷已极。各大祀祭典，皇上没有不亲行者。宵旰勤劳，自古未有。光绪皇帝可以说以德而终了。

大内之门严禁火烛

乾清宫是大内的中心，叫大殿上。东叫昭仁殿，西叫洪德殿，后叫交泰殿。坤宁宫的左右殿，东叫东暖殿，西叫西暖殿。除乾清、坤宁宫五殿外，还有乾清门、内左门、内右

日精门、月华门、龙光门、凤彩门、景和门、隆福门、增瑞门、祥瑞门、吉化门、端则门共十三门，为九堂总管代管，总称叫五殿十三门。下午关闭，四季之时间不同。冬季三点至五点，敬事房的太监，先到乾清门喊叫：“大人们下钱粮啦！”于是内外上锁。敬事房的太监边走边喊：“灯火小心啊！”接着各门皆喊。各门的太监衣帽整齐，恭立门前答应，喊道：“呵，回老爷话，已经下钱粮啦。”于是各殿门上锁，大殿上和丹陛，严禁人行，如有犯者，定加严惩。

太后宫的沿革

慈禧太后在咸丰时，居储秀宫，称兰贵人。宫中首领一名、大师傅一名兼司房管账。太监总共不及二十名，女子六名。后因事受到薄惩，移居咸福宫后殿同道堂。不久生了同治皇帝，由贵人直封贵妃（差皇后一等）乃迁回储秀宫。因有皇子，储秀宫不敷应用，合并翊坤宫为一宫。自此用人渐多。当时，本宫之太监，多为粗俗的年老之人，因咸丰常来此宫，顾看皇子，渐将旧有太监拨至他宫，换些青年和五官端正的太监多人侍奉，添了妈妈三名叫大姨儿、二姨儿、三姨儿。大姨儿即是乳妈，二姨三姨即是看妈，专侍皇子的太监叫大伴儿。自此储秀宫的声势，遽然超过皇后的锤粹宫。热河回銮后，太后居长春宫，将太极殿、长春宫两宫合为一宫，所有随侍的太监组成储秀宫，分上、下、茶、膳、药、司、佛、殿、散、花、集、鱼、他坦共十三处。

所谓上差

上差即是御前，有总管一名、副总管一名，首领四名、掌案一名、回事四名，以上皆有顶戴。另外小太监十至十四名，其中特选四名摆膳者有顶戴遇礼节日，凡当上差者，不分大小皆穿蟒袍。每太后动身时，前有提铲太监两名，为殿上太监，亦金顶蟒袍，因要有威仪。

所谓下屋

下屋者乃太后之下房。太监不得近前之事，为下屋所为。大便叫大关防，小便叫小关防。下屋之人还要洗衣、坐更、做针线、刺绣荷包、管袜履。下屋妈妈四至八名。太后四十岁至五十岁中，常患疾病。有一次病甚沉重，便唤外廷某名医诊治。看脉后，某名医口授一方，言老佛爷如服此药见效，可再照方服一剂，惟病愈后，须常食人乳。某医归里后即故去。太后服此方后便大见功效，以后常食人乳。因此选有良乳的乳妇四名，其中最得宠者为孙妈，人呼孙小脚。自此宫中妈妈增多。

后来不养蚕了，蚕婆也加入下屋妈妈行列，惟独不能当上差，与妈妈女子等打下手而已。太后一生脾气很大，对于太监、妈妈、女子等管束非常严厉，独对南方妇人十分客气。女子十名皆内务府人。年久者叫大姑娘，新进的女子称大姑娘为姑姑。太后特派御前首领代管衣服用度支出，妈妈无管

宫女之权，只有大姑娘有教导管束的义务。宫女比太监和妈妈更苦，当差十年出宫，无钱粮米，仅食恩赏月例和年节的宫费。出宫时，赏钱不过三二百两。他们个个都会唱哭皇官，唱时无不哽咽啼泣，可知其怨愤之情。

寿茶房

寿茶房首领一名，西巡时又添两名。

太监有掌局、掌案两个职务。局管库房，预备一切茶果差使，案则专司日用茶点、瓜果、人乳、牛乳、南糖、零吃制作等事。带班二人，共首领太监二十余名，另外有茶役十余人。承做差役的技术者，乃为由御茶房分来的青年伶俐者。故而选小太监，多出自茶房，其人善于侍候又干净。

寿膳房

寿膳房总管一名，初无此职。太后西巡，何首领看守宁寿宫膳房，因无损失而有功，回銮后升为总管。太监随扈有功，五局又添五首领。五局即荤局、素局、点心局、饭局和百合局。百合局管咸菜，并附有烧烤各种肉类，故又称挂拉局。各局均有各局之专门分工。每局首领一人，掌局一名，掌案一名，二师傅二名，太监各十名不等，共总管首领太监五十余名，厨役大小百名左右。

另外，附有小厨房，名叫野味厨房。在外雇用名厨，由李莲英主办，专供太后适口之味。每日三餐，太后赐皇上数品

菜饭，皆出自野味厨房。

太后之膳早晚两餐，菜为四十八品，不离鸡鸭鱼肉，但无山珍海味。三节万寿时为一百零八品，可用燕翅。有八个中海碗，皆蛋糕作底，用燕窝条砌成“年年如意”和“四季平安”八个字，摆在膳桌中，为年菜之样品。万寿节用海碗添砌“万寿无疆”四个字，中秋节用“天香庆节”四个字。端午节不砌字，只堆五毒之形，用中海碗，蛤蟆居中，此菜太后不曾用，仅用来赏赐他人。

膳桌为金花青地漆八仙炕桌。桌之下有一楠木矮桌，名叫土子根。殿当中铺油纸一方，以防菜油污地。膳桌左右，靠墙设八仙桌各两张，距膳餐桌甚远，以备放置膳菜点心粥罐之用。殿外院中，仍设红漆油桌四张，为膳菜落脚之用。盘碗为江西黄龙瓷，皆有银盖，以防菜冷。冬天有火碗和火锅，以及暖盘和暖碗，皆银质。名菜上均有银牌，长三寸宽五分，菜如有毒，银牌则变色。筷子为象牙镶金头，匙子金银皆备。一声传膳，供差者皆挽白布袖头，整洁之至。

五局

五局虽有分工，实则合作，共用一个厨房，一个炉灶。所用的家具和厨役也不分。

慈禧食素每月不过数日，因此不可单立素食厨灶，仅用素家具而已。这是为了调和两局的经济。食荤之日，素局也差事。如荤局准备菜料，素局准备汤料。向上进送菜盒时，两局太监也不分。

大厨房厨役分三组，即落作者、上灶者、案上者，各司其

事。落作者将各菜料备妥，用粗瓷碗盛好，命小厨役送至灶或蒸锅上。灶上大厨役将菜制熟，原碗盛交案上。案上大厨役专管检查整理。如颜色不正，汤不适口，则退回重做。例如炒江豆，须将江豆挑在浮面，肉放在下面。以此类推，将菜用筷挑检。菜倒在黄磁盘碗，插上银牌，盖上碗盖，放入红漆盒，外加棉被，太监提起就跑，以防菜冷。路上设有拨子，换人时告诉菜名向下接传，一拨交一拨，飞跑不停，一直到殿外，交给摆膳的上差太监。无论多少菜品，皆如此传递。菜如出了差错，由御前掌案负责。

点心局专做一切面食，有蒸烙烤煮。不仅糕点，即民间的窝头也须备用。饭局做饭兼管熬粥。做饭有白米和紫米之分。白米为京西稻米，紫米为仓变老米，名叫野意米。此米由江南运至通州大仓，再转拨东城禄米仓，又入禁城外的东西仓中。米为内务府旗下的官米，此米粒长，个大，色紫而味香，管仓者留作御用，名叫天禄。饭局将米领来，粒粒挑选，尤恐出错。所熬之粥，有豇豆白米粥、薏仁米粥、百合莲子粥，以至民间的棒子面粥、高粱米粥。百合局专做各种咸菜，兼备各种烧烤鸡、鸭、猪、羊之肉。烤肉时，用炭箱一个，烧木炭。铁箱两头有铁柱，柱上有铁梁，将肉挂上烘烤。一切用度均由内务府开支。

寿 药 房

寿药房有首领两名，大师傅一名，带班太监一名，太监十名，制药生数名，专司传医煎药，以及配制膏、散、丸、丹之事。

传 太 医

太医院属内务府，最高者为院判，次者为御医，再次者为医生。衙门虽小，体面甚大，因能近御，故通称大夫。

一个衙门，两处值班。皇上（光绪）的御医值班，在御药房。皇上后妃有病，皆传皇上的御医值日值夜的大夫诊治，他们住在乾清宫的东廊下。太后的御医值班，住寿药房。寿药房在宁寿宫的西廊下。两边皆与主人的宫殿相距较远。

太后如感不适，先告知李莲英，李传上差首领，叫大夫请脉。如病轻，即传值班大夫诊治。如病重，须经慈禧指名再传大夫。夜间不曾见有大夫之事。

传大夫时，药房首领引两位大夫，至殿外，先通知御前首领，再由首领进殿报告，“大夫上来啦”。回事和小太监先预备请脉的几案和脉枕手帕。太后或在寝宫或在外间坐定，小太监说带大夫，御前首领方可将大夫带进殿内。大夫进殿先是跪安，太后将手伸出放在脉枕上，妈妈女子代蒙一块绸布，两位大夫跪在左右，各诊脉一次。如诊断相同，太后也认可所诊不差，即由首领带下两位大夫斟酌药方。御前太监拿到药方，还得请旨。得到慈禧许可，再回总管的话。然后，李莲英或派人或亲行，要由崔副总管、掌案、回事和小太监各一名负责到寿药房煎药。

煎 药

煎药与民间少异。民间煎药，水三盅煎八分。御药房煎药主张快，先将药材放入银锅内，对水三盅，用风箱炭火急

煎。煎好时，倾入银盘的新布上，药房的大师傅用双手捧布，一气将药拧出，约一盅有余。各煎药者须先尝一口，再将药汁倒在银盘之中，用时再温。有时太后报大安，即病好了，还有恩赏。

司 房

司房是慈禧太后的总庶务，专管金银珠宝绸缎的库房。司房也兼管本宫太监、妈妈、女子的迁升调补的花名档案，各殿陈设账簿，全宫出纳，戏剧，以及文墨事项。司房设大首领一名、二首领两名、大师傅两名、二师傅两名、太监三十余名，多选拔通达文字、经济、艺术者担任。这些人独得太后高看，蒙恩最厚，即总管以下全宫人员对司房也另眼看待。

佛 堂

佛堂专司太后的香供。各宫殿皆供佛位、以及列后圣容。太后每至朔望及忌辰诞辰，必至列后圣容位前亲自拈香行礼。如三元五腊和佛道之日，每月祭星必拈香上供。香烛由佛堂预备，供品由茶膳房预备，这些为内务府的一大笔开支。

佛堂有首领太监一名，大师傅一名，太监八名。

殿 上

殿上分宁寿宫殿上和丰泽园殿上，二殿合作，通称殿上，是沿旧制未改之故。殿上是专管理慈禧太后所居之殿。洒扫铺设，整理陈设，也是近御的差事，事情繁要，过错自多。如冬则安火，夏则安冰，兼监视各陈设之磕破损伤。主人在，不准进殿，主人出，须各地查看。殿内各瓶盒中，皆有几棵草节，如有丢失，一草之微，名叫寸草为剽，便有

盗窃嫌疑。轻则杖责，重则发配。差事分两班，皆晚夕接班，每班值一昼一夜。甲接班，乙交班，名叫过班，再查点陈设。点交完毕，甲乙两班，齐集殿院，向上磕头，上班者祈求殿神保佑，下班者一日无错，叩谢殿神。甲乙循还轮流，终年如此，莫不戒慎。所有陈设均有齐缝印账，存于司房保管，以防流弊。

殿上设首领二名，后增四名，大师傅二名，带班四名，太监四十名。

按说慈禧太后可谓富贵已极，但未曾享受过洋炉和锅炉暖气，未曾吃过机器冰和冰淇淋，也未曾看过电影。太后对于外表，以及恩赐臣民很好面子，也爱阔绰。若论本身生活，除份例之外，非常节省。一生积蓄之银，除拨颐和园修工费三百万两外，庚子年尚积存六百万两在宁寿宫大殿。西巡之前，移大内储秀宫大殿中，幸而庚子之年未曾损失。

回銮后，修葺三海的仪銮殿海宴堂，拨用二百万两，至宾天时，尚余四百万两。自太后垂帘听政以来，每至年节，皇上进太后黄金若干两，本宫官费黄金若干两，除宾天后打制金塔用去一万两，尚存黄金三十六万两有零，为隆裕皇太后完全承受。后来，隆裕老佛爷听人之言，重修延禧宫的水座铁楼，将银用去一半。

不久，武昌革命军兴，袁世凯用事，内廷库存黄金若干两，拨出用于劳军。袁上摺请用此金，隆裕皇太后因命司房，将黄金分账为二，一账为黄金二十二万两有零，一账为黄金十四万两。十四万两留用，另二十二万两殿内库存黄金悉数交出，按部账尚不止此，后被逼无法，又将十四万两黄金交出。此项黄金后来听说袁世凯做筹安会的经费了。

隆裕皇太后宾天，瑜、珣、瑾、璿四太妃将隆裕皇太

后所遗之物，分成四份分了。

太后四十年为政，积蓄如此之大，若非变乱，似有重修圆明园之志，自署称大雅斋，是其动机。

散 差

散差又名事上，是掇笨的处项。报差回话，伺候上差，并附有轿夫。首领十余名，皆本宫太监。晚来看门守户。宁寿宫和寿康宫均有主事者为大师傅一名，带班二名，轿子达一名，太监六十名，是为下差。

花 园

花园共有二。一是北花园，二是南花园。北花园即在神武门内迤东，俗称小花园，其实局面不大。但外边有庄田交租，来源甚大。因不能经营奉差，太后将其所征之田租提为上用。因此范围逐渐缩小。

此处有首领一名，大师傅一名，太监三、四名，花匠二十名。

南花园为太后驻中南海时始立。经费出自奉宸苑，专养各种花木盆景。此处有首领一名，大师傅一名，太监十余名，花匠五六十名。南花园在西苑门外北夹道。

集 灵 圃

集灵圃原为法国教堂，因距三海太近，故而收回，改名

集灵圃。这里养着家鹤驯鹿，还有各种飞禽小鸟。楼上陈列各种禽兽标本。设首领一名，大师傅一名，太监十余名，均有饲养禽兽之技能。

鱼 屋 子

鱼屋子有大师傅一名，太监五、六名，都擅养龙睛鱼。这里还有几种南禽，如鸚鵡、八哥等灵禽。其中一支八哥能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每日架出蹻风，市人闻之，莫不惊奇。

他 坦

他坦是太后宫的外回事处。设有他坦达一名，因是太后的他坦，皆称大他坦。每月初二、二十六两日，各近支王公和诞辰家（即母家）各蒙古王之戚近者，无私见太后之礼，因此这两天可到他坦之正厅，向太后的御笔大寿字跪安。跪安后，恳求他坦达代奏。

闲时，每天也有请安者，写一总单，于太后出寝宫时跪奏。

选 官 女

宫内主人使用之女通称女子，又叫做宫女，都是内务府三旗的贫寒人家闺女。每逢春秋两季进行交进，名叫挑秀女。秀女进内应差，恐怕吃苦，有钱者多买人顶替。事前言明，挑上者若干钱，挑不上者若干钱。选上者，由买者出钱若干，给选女之家。选不上者，仅得一身衣服而已。选宫女

时，二人坐一辆轿车，车上贴秀女二字，进神武门，在门外下车，排队步行，进顺贞门。每人矜前，拴上一木牌，上书某旗下某佐领下某职某人之女。如子年生人写上鼠年十四岁。然后在御花园，站立排齐请太后先挑。剩下再送入各宫。后官使用女子各有定额，不能随便增加，也不关皇上之事。

按例挑选宫女，太后十二名，皇上十名，妃以下按次递减，最少者两名。闻老人传言，宫女最多时，也未至百名。宫女之选，缺额方补，当差十年，出宫择配，上给极微薄嫁妆一份。有当差投缘者，可延留一、二年。将来出宫时，可有特赏。所有各宫的女子，不仅无美人，也无好命者。古代传说，怨女三千，清朝可算少一点了。

孝定景皇后

孝定景皇后就是隆裕皇太后，也是光绪的正宫。她姓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因为她性质仁懦，不仅未受光绪的恩宠，就是慈禧太后也对她没有特恩。在宫廷里名有六宫之权，其实上既受制于太后和皇帝，对下不能管治二妃，尤不敢多言，就是对太监，也不敢骄傲自尊。每日必至两宫，早晚请安。请安完毕，只有闭宫自守，心中惴惴，惟忧郁而已。

西巡回銮后，皇后只率二妃在太后面前奉侍。太后对他们虽无特别管束，但礼仪之缚人，有较平民更为严重。每日在太后面前，提心吊胆，只有与太监为伍。

隆裕皇后初进宫，每月出纳宫费有帐。所管司房，须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奏报。月有月总，年有年总。清制规定宫费

极微，每月亏空，不仅不敢报亏，只能每月报盈。母家虽贫，但不能接济。太后和皇上三节两寿之贡，必须筹备，虽有回赏之银，但不能相抵。名王妃命妇，会亲礼节，也须有小应酬。有时不能周转，只好将衣服首饰，甚至龙袍送入典当押款。

如查鍾粹宫之年总，由光绪十五年，至光绪二十六年，共存银三十余万两，实则没有这么多。皇后在贫困之中，又添上怕太后查帐之愁，甚是悲苦。经庚子之变，报告损失，一本糊涂帐，始告终结。外人均羡慕国母之富贵，孰不知清朝后妃则适得其反。

回銮后，太后对于后妃，优宠怜悯，时有传膳。赏后妃和四格格、垣大奶奶和诸王妃等，围桌吃饭。皇后先行礼，站立而食，虽不饥，亦须强食，不如四格格等随便。夜间仍回冷宫，其凄凄凉凉之状，可想而知。如一日未得太后之加罪，尤以为知足，真是当了二十年之久的窝囊媳妇。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的前夕，皇后听李莲英之言，到瀛台偷问皇帝病情。当时光绪皇帝尚是清醒，相对哭泣，算是说了一席贴心话。次日即侍奉皇帝之衣服冠寝和冠履，痛哭送到吉祥轿。

次日，十月二十一日未时，太后崩于福昌殿的躺椅上。她又侍奉太后之大丧。

太后宾天，非至断气，不得穿寿衣。装殓完毕，先请到吉祥床上，唤院判御医等，进殿跪床之左右诊脉。体已僵寒，大夫先哭，主位和太监等相继而哭。皇上宾天也是如此。

帝、后均已宾天，隆裕皇后没有主张，问李莲英：“李谱达，我可怎么办好啊？”李答：“主子可传王大臣上来，问主意。”于是，立刻传摄政王庆亲王等进殿。皇后说：“帝、后皆已

宾天，有何办法？”庆亲王等奏说：“都已准备齐全。”隆裕皇后说：“我的地位呢。”奏说：“已奉遗旨，尊为太后。”隆裕皇后不由心中畅然。急忙转身说：“呸！我要向皇爸爸谢恩呢。”她垂泪不已，感激万分。自此以后，隆裕皇后改称皇太后。

大丧由内务府遵制办理，国政有摄政王和王大臣办理，废除垂帘听政之制。隆裕皇太后承慈禧所遗的家产，迁居长春宫。宣统皇帝每晚请安。太后欲用李莲英，李痛哭恳辞。太后恩赏李莲英原品带薪退休为民，赐宅在西苑门外北夹道，与南花园相近。

隆裕太后刚刚得到舒畅，不意又复不安。宣统三年八月武昌革命军兴，宣统被迫退位，由袁世凯独揽大权。隆裕皇太后不知共和为何事，误认袁世凯是一个忠臣。民国议定每年给皇室四百万圆。隆裕皇太后很是满意，次晨照例，梳洗整冠临朝，不料等到十点钟，还不见袁等上来，便传奏事处问话：“今天军机大臣等怎么还不上来？”奏事处回答说：

“袁世凯临行时说，从此不来了。”隆裕太后闻言，口呆目眩多时，急说：“难道大清国，我把它断送了！”由此饮食减少，疾病缠身。

民国二年夏历腊月袁世凯政府通知内务府，请皇室迁移颐和园，并请皇宫之陈设玩物充量选用。正月初六开运，先运三起，于正月十七日辰刻，不料隆裕皇太后（光绪后）崩于长春宫的太极殿。当日各廊下落水如雨，人称房哭不祥。当时袁世凯政府为隆裕皇太后发丧，在宁寿宫停放梓宫。为开追悼会，派代表陆军部尚书、总统府侍从武官荫昌前往，祭文中称隆裕太后是“女中尧舜”。

乌鸦与清代兴亡

传说昔日有一神鹊衔红果，天女吞而食之后有娠，生子为爱新觉罗的始祖。一段神话，世代相传。中兴祖有名范察者，因避国难，逃至野外树下躲藏。追兵赶到，望见树上有乌鸦，以为其下必无人，便折回。范察得免于难。及大清完鼎奉天，思念乌鸦有功，故盛京宫内历代有乌鸦粮。每逢大雪天，乌鸦飞来得此不至饿死。

庚子西巡，在长安行宫，每日落日时，乌鸦群集于行宫各殿脊上，多不胜数。早晚漫城喧噪不息，两宫未到之前所未有也。

辛亥革命逊位诏下之前，醇亲王奉旨祭太庙，乌鸦惊飞四散。上述一节虽是神话，可见事之巧合。试问老北京人，今日全城乌鸦寥寥，较之光绪年间实是大不相同。

坤宁宫之神秘

禁内有三大殿。前曰乾清宫，后曰坤宁宫，中曰交泰殿。乾清宫，为皇帝朝见群臣之宫；交泰殿，为妃嫔王妃命妇朝贺皇后之殿，（晚年此礼废黜。内存玉玺印宝，每逢斋戒，门外有幞头铜人，手执斋戒牌侍卫）坤宁宫，为皇后居住之宫，名曰中宫。其实历代皇后常住鍾粹宫。而坤宁宫照盛京宫内制度，留为宰牲祀神之地。

考察坤宁宫之内部，东曰东暖阁，为皇帝皇后大婚之洞

房。东暖阁内装备帐幕，陈设皆为喜房之形式。帘帐皆用红缎绣五彩加金之百子图，余则均为皇后之嫁妆箱柜等用品，铺陈仍是立国时的古老式样。窗糊白纸，糊在窗棂外。皇帝大婚，同皇后住此一月。弥月后，皇帝住养心殿，皇后住钟粹宫。皇帝平日往钟粹宫时甚少，后妃以下，皆从皇帝宿养心殿。坤宁宫除大婚住一月之外，平日无人居住。

大殿西墙上，挂一个类似民间之佛龕。上供一位老翁和一位婆婆。其头脸皆用布裹棉花，眉、目、口、鼻皆用墨画成，身穿黄服。不识者，以为是儿童的玩具。殊不知此二位神仙尊贵无比。据传爱新觉罗氏始兴后，后人中有与群众不合者，被国人所灭。逃出一子，名曰范察，得一卖豆腐夫妇收养。及长，报了国仇，在东方重建家邦。因念及老夫妇养育之恩，故世代祭祀。名曰王爹王妈。

西间正中，北壁挂一神轴。上绘有三位仙女。中曰恩古伦，右曰妞古伦，左曰佛库伦。据传三位神女，浴於布尔湖里。天降红果，佛库伦吞食而有娠，生一子，为爱新觉罗之始祖。名布库里雍顺。始祖为天女所生，不能载入祀典。故祭于此，与王爹王妈供在一起。神轴下有佛案，陈列供品灯烛。

殿之中间，有一极大之锅。锅口径约八尺，锅与地面平，深入地数尺。烧火时须下台阶数级。烟囱在大殿后身高数丈。锅每日煮肉二次。用木柴二百斤。从不掏灰，灰随烟囱飞出。

内部组织，设有殿上太监，专司打扫及整理供器；有祭神房太监，其中一班司宰猪，一班弹弦子、执檀板（板长二尺，执檀板即用双手拍），伺候萨满太太（即女巫）。另外，坤宁宫设萨满达一名，萨满四名。（以上皆满族旗人男子应名，

女人当差）。设妇人二十名（皆内务府三旗贫妇）。妇人中分香上、锅上、磨上、碾上等差。有大祭时，蒸糕和造酒及作供品，均不用市肆所售。

萨满太太每日子午时两次，乘驴车进内。其余妇人，分班宿坤宁宫内。萨满太太穿官服戴钿子（钿子为旗妇头戴的官饰），据传她每乘车进神武门时，不分昼夜，门上护军须站班敬礼。进苍震门时，门上太监立正道：“太太上来啦。”路遇太监，太监须打一横，站立敬礼，如迎主人一样，不敢不敬。（打横即靠路左右横直立正）夜进苍震门，祭神房太监执灯迎送。

光禄寺，每日交猪二口。赶猪人名曰土地。猪送到时，萨满太太入坤宁宫，执事的太监、妇人等，各站各档，毫不紊乱。片刻之间将猪捆好，萨满太太即进入幕内，面向仙女轴拈香磕头。外面杀猪，吱啦一声后，萨满太太在幕内便左手执太平鼓，右手执桴，腰后系数铜铃，口中喃喃地念起令人不懂的满洲经。其手中敲响嘣嘣，腰后铃哗啦啦，弦子与板参杂其中，嘞嘣呱哒嘞嘣呱哒，鼓与铃唏铃扑通唏铃扑通，太太一边跳一边念，阿阿弥弥喃喃吗吗。及经念完，肉已下锅。肉下锅后一翻身，即用叉子挑入盘内。先供娘娘（即仙女），后供王爹王妈。锁子骨串挂在祖宗杆子铁枪头上。杀猪时，连宰下锅上供到分肉份，不过六刻。有萨满太太的肉份，随萨满太太送至苍震门驴车上。皇太后皇上皇后之肉份，交御膳房。九堂总管及首领之有事者，皆有肉份，下碎肠肚交外膳房。猪头上脑盖带两耳，名曰纱帽，交神武门。祭神房与坤宁宫太监有肉份。妇人等无肉份，只许其用手抠猪身之肉枣儿，不准动刀，手能抠下来即是她们的。再次为骨棒儿，临近有馋嘴太监，到坤宁宫殿外跪下磕头索取肉吃，祭神

太监便将骨头一块，放在地上，让其伏地用口去叼。名曰：叼棒儿。据讲，棒上肉能就一壶酒。最后剩余之肉，祭神房太监执灯到乾清门侍卫处（在月华门值班之门房）喊一声：“请大人们吃肉去啦。”侍卫们闻言便跟着太监到坤宁宫，先磕头谢恩，而后食肉。地上设一小案，案上有切成之肉片，每人一盘，外加一小碟白细盐。肉沾盐花，可得半饱，然而不准自带酒饭，如果不吃，各拿各份回去也可。

堂子之神秘

堂子者，乃清帝祭祖之另一处也。位于东交民巷御河桥上。庚子之乱，为洋人占用。不仅汉人不明了堂子之意，即使满族人也少有知者。

堂子为清初祭祖之地，典礼与太庙并重。其不同的地方是：太庙因汉礼而定，堂子纯用满族礼俗。祭时常于夜晚，然而不能用灯。祭文皆用满语。传说殿上奉一无头将军。每至元旦，皇上亲谒行礼，为无头将军换项巾。（将军无头，项上盖一红绸巾。）一年换一次项巾，必由皇上亲手撤换。

据传：将军姓邓，其名不详。身着明朝衣冠。战乱时为清朝所杀。然其尸身不倒。某王异之。许以将来报答，尸身仍不倒。某王曰：“难道汝欲配飧我之祖宗乎？”其尸始倒。清朝不肯失信，故堂子中有邓将军配飧一段满洲神秘佳话。

御花园之神土

御花园位于顺贞门内坤宁宫后。西南角有一棵树，根上

培有黄土一堆。其土由奉天年年运来，不断添补。禁泼污秽，名曰神土。

大内之寺庙

大内之庙宇甚多，均为明代所建。有道庙、有僧庙、有喇嘛庙。道庙如钦安殿、天穹殿、斗姥殿、英华殿，都在宫内。城隍庙在神武门内迤西拐角处，其与之海内的时应宫，皆是太监老道。先年太极殿（长春宫前殿，为僧道喇嘛朔望转咒之地。三海及圆明园和颐和园各处行宫之佛庙，皆太监和尚。大内中正殿，皆太监喇嘛。至道光帝谕令僧道太监中之年轻者还俗，拨发各处当差。年老者守本殿香火，养其终老。此后不再传僧道徒弟，将各寺庙改为首领太监制。唯有中正殿仍留有太监喇嘛，至宣统逊位出宫，方告解散。

景仁宫

景仁宫在延禧宫之西，宫门东北有角门，此宫甚凶。明代谓此宫不祥，夜间常见鬼，后为珍妃所居。东角门内设有镇压之物；北山墙上，有铁牌一面紧对南夹道，已腐朽不堪，下有地沟，沟上有石，石上刻一门。据说安此之后，鬼祟敛迹。

斗姥坛

斗姥坛在御花园之西侧。御花园内东西有两池，东池在

摘藻堂前，池上有亭。亭上有隆裕皇后之御笔匾。西池上为斗姥坛，有圆形殿座。殿下有瓮洞，洞当中有一井，井上有石盖，每年初春用油灰修葺一次，不令其透气，恐池中注水时漏水。据传明恩宗皇后殉国于此。至夏日，东西两池注满水。东池无井，张勋复辟时，段祺瑞用飞机投炸弹，落东池未炸。斗姥坛中，供奉斗姥元君，乘七豕之车，每代帝王之生辰八字，安置车上，以祈多福永寿。

英华殿菩提树

英华殿在西内。殿内供子孙娘娘，为明孝宗龙潜之宫。宪宗六年，纪妃生皇子祐樞。当时纪妃为宫娥，万妃受宠而妒，屡有谋害之心。纪妃恐惧，命太监张敏将祐樞抱至西内，废后吴氏处抚养。吴废后尽心保护，以菩提串埋土中，为其祝曰：“吾儿如有天命，菩提当生。”果然菩提生而成树。此菩提为金线菩提，异于南海普陀产者，为宫中之宝贵。

落凤井

落凤井在慈宁宫东墙外，南北长巷路当中偏西。井上有青石盖。传说明时某公主落井而死，故名落凤。

内库墨宝

大内西长街的西街北门叫做百子门。门外东为重华宫，

西过老苑，前为建福宫，后为静颐轩，是高宗龙潜之处。高宗在雍邸为世子，六岁能读《爱莲说》，因得圣祖喜爱，养在此宫。静颐轩和建福宫，收藏古物很多。后殿供番佛无数，多半是金质珠宝镶嵌。有全部墨拓喇嘛藏经和喇嘛之法器。如人胫骨做的笛子，名叫嘎吧啦笛，用人脑盖骨黄金镶裹的碗，叫做嘎吧啦碗，人脑骨和人皮做成的鼓，叫做嘎吧啦鼓。还有嘎吧啦念珠、佛舍利子等。尚有无数汉瓦宋砖制成的砚，皆御制文而翰林书跋，前殿藏有图书集成全部，名人书画挂轴手卷等，多为晋唐以下名家真迹。

敬胜斋的西边，有一小殿，叫做德日新。殿中设有小戏台。殿的回壁到屋顶，绘有一幅巨大的彩画葡萄架，垂珠丽丽，翠叶翻翻，置身其下真不知是在殿中。相传此殿专为文宗皇帝命太监和宫娥排小戏彩唱之屋。宣统元年，隆裕皇后派人到上海购来一部电影机，在德日新小戏台演映。这是大内有电影之始。

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改洪宪，通知皇室迁往颐和园。适逢隆裕太后宾天，袁世凯恐招众议，允许皇室暂缓迁移。皇室优待费，久已年减一年。民国六年张勋复辟，民国以此为借口，优待费从此断绝。内务府大臣世续因此忧死。绍英接任，虽为贤臣，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东挪西借，债台高筑。绍英为不使主人为难，宁让内府各职员减薪，内廷必需用度仍按时上交。最后实在无法应付，只有变卖库存绸缎、官窑瓷器及各种备用的什物。外库卖净之后又渐及内库。民国十二年，宣统帝在建福宫德日新演电影，演完闭灯回宫，因电线出事，殿中失火，而三五看守此宫的老太监尚在梦中。待发现时火已不能救。可惜高宗遗留多数墨宝珍贵物品，付之一炬。火势由建福宫向南延烧，连及中正殿。殿

中有孝圣宪皇后的金发塔及无数金佛，全部融化。金银融化，四外流溢。火后搜拣灰土，清理埋藏的金银碎块。珠玉烧坏是无用了。内务府将金子刨出，卖给了银行，因此皇室经费又延长一年。宣统皇帝以许多老残太监吃粮无用为累赘，对各宫太监进行了裁减。除各老主人留用二十名外，余约二百名老太监半夜被逐出宫。这些太监无家可归，露宿景山后雁翅楼廊下。次日领有三个月钱粮为遣散费，合洋十数圆，各谋生路。大清帝国的太监随国而终。又十五个月，宣统皇帝也被逼出宫，而大内遂属民国所有。

升平署

升平署，俗称南府，清初为吴应彪驸马府，位于皇城内的南长街路西。升平署分前后两署，是太监的外衙门，与内廷的制度不同。前升平署，应承中和乐，掌内廷典礼作乐。后升平署，应承永庆升平，供奉御制戏剧。两署有一总管，制度同内廷有所不同。内廷太监虽有师徒，仅限于师徒之称，而无师祖徒孙之阶。南府有师徒祖孙的关系，并有继承权。内廷太监可以迁转处所。南府不准迁转他缺，因都有专门技艺。内廷太监无论贵贱，均食旗下的紫老米，南府无论贵贱，均食白俸米。

南府内有戏楼，有老郎神庙。神牌题字翼宿星君。匾题字喜神殿。另一殿供奉一冕旒女像。殿内设备全份銮驾。匾联为高宗御笔。据宫中传说，女像为高宗生母孝圣皇后的圣像。太后是江南人，懂音乐，因此被作为祖师尊崇。皇上如祭紫禁宫外各坛及太和殿，受贺大典，由太常寺承办大乐。

如皇上在内廷及太后受贺典礼，则用南府中和乐，由太监承办。永庆升平戏，是古老的雅乐，其中昆高二腔的词章都是高宗御制。当时翰林院所编的腔调与外界不同，名叫御制腔。道白咬字非常叫真，因不通俗，多被宫外人耻笑。南府人称它为外学。太监称它为内学。每到朔望，承办内戏。咸丰到同治年间，无皮簧二戏，只有昆腔和高腔。昆腔抑扬有味，高腔虽高亢，却象举子念文章，多嫌其无婉转音韵。同治到光绪年间，京都开始有四大徽班。最出名的老生是程长庚，同行人称他为大老板。当时官家认为梆子腔不仅浅俗，而且与民风有关，因此禁止演唱。皮簧二戏半雅且通俗，便应时而出。

慈禧五十寿辰时，各王大臣进戏，由四大徽班选其名角进宫演唱。其中老生有：程长庚、小叫天（谭鑫培）、老杨猴（杨月楼）、汪大头（汪桂芬）、老乡亲（孙菊仙）、龙长胜、余三胜、黄胖儿等；青衣有：史小福、陈德霖、孙逸云等；花旦有：杨桂云、桂云之子小朵儿；小生有：王桂官、陆华云、朱素云、姜耗子等；老旦有：谢宝云、龚云甫等；花净有：何九、钱金福、金秀山、郎得山、麻穆子；丑有：罗百岁、王拴子、付铁儿、兹德全。梆子班中则有老生月月红、十三红等，以上各位，都是梨园中红极一时的名角。慈禧皇太后和皇上乍听外班子的戏，颇感耳目一新。此后，每月戏都传外班子来唱。初时，开场戏和收场戏，仍由升平署演唱。光绪二十年时，普天同庆成立，慈禧太后命青年太监到南府学戏，传外戏班子来教戏，小叫天、汪大头等老伶工进升平署教习。以后，南府昆腔戏子逐渐都被淘汰。

升平署狄总管误差得赏

元旦，隆裕太后在乾清宫受百官朝贺，所有礼仪，敬事房事先照章拟妥。时间不能有偏差。随侍各处，都有礼仪单一份。年前内务府各司，都悬灯、挂门神和对联、设摆乐器。升平署在乾清宫檐下设中和韶乐，在乾清门内设丹陛大乐。殿外地面铺棕毡，殿内铺红毡。銮仪卫各仪仗列队在乾清门外。某年天气甚寒，中和乐的太监畏寒，见天气尚早，便觅暖处休息。忽然太后驾到，总管狄某见执事首领及太监都误了差，急忙一人应班。他先手执捶子敲黄钟，东一下，西一下，口中随着叨念乐章，竟无一句差错。事后太后知道此事，不仅未怪罪，反而赏银二十两。狄总管是升平署昆腔高腔唱作俱佳的老生，精通大乐。所有各乐章，无不娴熟。因此临时不乱，真为难能。

升平署的佛戏

升平署的戏剧，多为高宗御制。每一个节令有一个节令的剧目。如万寿节，必定唱万寿无疆。平常朔望，也各有剧目，开场为吉祥戏。四月初八是浴佛节，剧目叫《佛旨度魔，魔王答佛》，内容是如来佛超度一个魔王。如来佛端坐龕中，一个青面赤发的魔王，处在刀山箭林之间。佛去超度魔王，魔王反比佛的理论更强，继而又骂佛，佛不理他。他反而更怒，言是佛的不对。他说：“你既主张一切平等，我

骂你，你理应也骂我，我骂你，你却不骂我，是陷害我也。”这出戏是影射朝政之事。高宗有一个同母弟，已封亲王，性暴劣而善辩，人称魔二爷，喜怒无常，任何人都不敢惹。其用度不足时，便信手书一帖，贴在东华门上，出卖皇城一座。恃太后溺爱，高宗也对他无可奈何。故御制此剧感动他。

挂灯钱

大清隆盛时，每一进腊月，第一件事便是先派熬粥大臣。腊月八日，至雍和宫喇嘛庙熬粥。礼亲王世铎常奉此差。届时，铸泉厂上交钱样子，门神库挂门神对联，武备院毡毡库，棕毡铺地，红毡铺殿内地，灯库挂灯。灯罩牛角制，圆形红线穗，各宫殿廊下，一楹四灯，悬满无缺。一到腊月二十日，灯挂齐后，大内所有的太监，都可蒙恩得到铸泉厂上交的新钱样子。太后宫内的太监，每人可得两串，前宫随侍处人多，每个太监分不到一串。然而，每至此日，太监们无不欢喜，名曰：挂灯钱。

赏福肉

每年腊月二十之后，太后宫便择吉祭殿神。（皇上不祭殿神，随侍处各有私祭）整猪整羊均由大他坦预备。上祭时，遣派总管拈香，供奉本宫殿神之牌位。祭毕，上差总管首领头跪太后前，道吉祥。猪羊煮熟后，将五岔（脖子后及肩肉）留与太后一份，赐皇上一份，赏后妃各一份，王公府弟及本宫的太监、女子、九堂总管等，皆赏猪羊肉各一块。名曰：赏福肉。

祭 灶

每年腊月二十三夕，坤宁宫做祭灶典礼。皇上、皇后主祭。供品有黄羊、麋鹿、灶糖、米酒、黍糕、草料等类。祭时，不宰猪。须过上元节时，方宰猪祭神。各膳房祭灶及各他坛祭灶，均为主其事者私祭，祀典也甚隆重。

赏 荷 包

除夕日，太后照例赏赐荷包。受此恩者，外有军机王大臣及各府王子王孙，内有皇上后妃及太监总管首领妈妈女子等。每人皆得辞岁荷包一个。无官职的太监不沾此恩。普通荷包内装五钱银镮一个。赐皇上的荷包，乃是黄缎绣五彩加金，绣有岁岁平安四字。内装金银钱、金银镮、金银八宝各一个。（各五分重）口上别一小金如意，约二寸许，上鑿连年如意四字。除夕上朝，皇上率群臣各带荷包，在乾清宫行辞岁礼。礼毕，太后回宫。各宫总管首领得荷包者，亦在本宫辞岁。王妃及命妇中的会亲者，也各带荷包辞岁。皇后带荷包行礼，祝辞为：皇爸爸岁岁平安。瑾妃和其他王妃命妇的祝辞则是：老佛爷岁岁平安。

递 如 意

元旦时，太后未明即起。本宫上差，由总管李莲英率领，各奉如意一柄。其他人在外，李莲英进入寝宫，跪地举

如意曰：老佛爷万年吉祥如意。众太监在寝宫外，跪地同音随之。太后曰：“你们都吉祥。”总管退出，众太监各执其事。太后盥漱穿衣，出殿迎喜神。礼毕，进殿换官服，升宝座。皇上也穿官服宝冠，进殿后先向皇太后请安，而后递如意。由太监捧交皇上金如意一柄，皇上双手端如意齐眉，向太后跪地，曰：“进皇太后万年吉祥如意。”太监接过如意交皇太后。太后也持通玉如意一柄，赐皇上，曰：“皇上连年吉祥如意。”皇上擎玉如意退。后妃不递换如意，仅将如意一举，道万年吉祥如意而已。

迎 喜 神

迎喜神，是北京旧有风俗。每至元旦午夜，后妃们迎喜神。皇上不迎喜神，只出殿在院中设香案，向太岁拈香行礼。太后则参加迎喜神。元旦日，佛堂将天地全神祇供在前殿的右侧，香炉摆好，供品月饼、蜜供等均与民间相同。殿院当中，设一香斗，罩用铜罗网做成，高五尺，点上斗香，用罩罩好，香火半夜不灭。殿院内设四神牌：喜神、贵神、福神、财神。按方位设摆，各有供桌。迎喜神典礼开始，太后出殿，先向南天烧斗香，而后行三叩礼，再到喜神各位，按次烧香叩头。礼毕，进前殿，在天地全神前，拈香叩头。各后宫后妃等，也迎喜神供天地。

除夕之前，太后、皇上、皇后，均亲至列后圣容前，拈香行礼。

熬 腊 八 粥

每年腊月初八，是佛教古典。从寺庙到民间，都在此日

熬粥。

清朝重佛，每到腊月初八，皇上派大臣到雍和宫熬粥。太后则命御膳房熬粥。各王府熬粥，先供祖后进贡。粥的成色以粘黍为本，配上各样米豆、上好小枣（将枣先煮熟，去皮核，研如泥）及各种干果仁、果肉等。皇上派下的粥，赏各王府及各大臣，太后派下的粥，赏皇上后妃及王府，皇上后妃王府，也敬熬腊八粥进奉太后。

团圆饼

太后将中秋节的月饼，收藏完好，到除夕，命太监切开，盛在银盘里，分赏给皇上后妃，叫做团圆饼。

果桌

果桌是每至除夕之夜必备的食品。果桌即干鲜果品（包括南糖、奶油点心、糖果、果酱等）四十八样，盛在小碗内，摆放在漆盒里。茶房做的果桌，皇上进敬太后，作为除夕夜食。太后茶房也做果桌，赏皇上后妃各一桌，以点缀年景。

元夜煮饽饽

煮饽饽，民间称饺子。元旦之日，宫廷内食素，视为重

要之习俗，因信奉佛教故此日不能吃荤。慈禧太后尤为斋洁。元夜饽饽的馅中，除干菜、豆腐、金针、木耳等之外，还杂有几个金银八宝。食到此种饽饽，是有造化吉祥的征兆。元旦，太后食素一日。初二，祭库神始动荤。太后平日食用，皆极平常。每逢节令稍讲究些。因此，库存的燕窝甚多。民国十四年后，库存的燕窝取出贱售，一时间，充斥于市。东兴楼的燕果席比常席只贵四块圆大洋，便宜之极。

上元进元宵

上元节吃元宵实为中国习俗。自北京以至各省均以汤圆点缀这一节令。届时各王公府第皆以元宵进奉太后，而不进皇上。据传皇上身天尊严，王公府第进奉吃食存有戒心。故凡入口之物，进奉皇上向无前例。清制规定皇上与群臣眷属素无往来。

进奉太后的元宵，并非普通点心铺所做，是由膳房素承此差。糖馅是奶油杂以各种果仁山楂。奶油之做法，则由御茶房所属牛圈承担。喂牛人为回教人，每日交给两宫御茶房牛奶若干应用。做元宵的人，将奶油炼好，贮于坛中封固，埋于地下，经过一夏方用。做馅的材料，挑选至精，过罗过布，将馅拍成饼，用刀切成方块，放在冰冷处，将馅冷冻不散，以便应用。江米面也要用细罗过好。打汤圆的把式，负有重大的责任，惟恐不净，发生差错，任何人不得进屋。本来，元宵是不好存放过夜的食物，天冷变色发红，天热则发酵。太后每有元宵进奉，又开赏回去。本人虽是不用，但礼节不可废除。穷的府第颇觉为难。

故都民俗，一过正月初一，各大街便有元宵摊贩，各点心铺也应时准备。每到夜晚，还有串巷叫卖的元宵挑，叫卖声是：“元宵开锅哟”，悠扬可闻。袁世凯当政后，地方警察干预了，不准小贩叫卖，因为袁与元同音，元宵与“袁消”也同音，颇为忌讳。

看灯鸡

古代流传，皇帝之家尊为富贵，非人所及。每到节令设备必较民间特殊。每逢元宵节两膳房特准灯鸡，不知始自何年。上元之日，将雏鸡去毛洗净，然后将腹内填满肉馅封好，先煮后烤。整个熟鸡置于盘中，以备膳用，取名看灯鸡。

看焰火

上元之夜，帝王之家与民同乐，乃是古制。在京都市上，各商店要挂纱灯、冰灯、鲜花灯和走马灯，皆争奇竞异。大街上要搭彩棚，预备焰火盒子。各铺家不许伙友赌钱，皆备乐器，锣鼓喧天，真是朝野欢腾，一片太平景象。内廷之中，自古相沿均置旧式宫灯，并无外界那样彩画故事的种种纱灯。各殿外添几盏壁灯，也只如意馆绘制的花卉灯而已。

上元节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太后、皇上、后妃等，照例在紫光阁前看焰火三日。内务府有花炮作，遵照旧法制作，无甚新奇。故内廷焰火不及民间。慈禧和光绪虽贵，但

既没看过电影，也没看过洋花炮。

吃馄饨

冬至之日，是皇上拜谒天坛的祭天大典，称为郊天之日。皇上先在斋宫住宿三日，冠服用玄狐，陪祭的王大臣也是如此。坛上设九个拜垫，行三跪九叩礼。回宫后，受群臣朝贺。膳房于此日备有馄饨汤，全部大内太监也吃馄饨。

散绿豆

四月初八，是浴佛节，乃释迦佛降生之圣诞。各大佛寺要念经作佛事。奉佛之家要煮各色豆，加五香盐，除供佛之外，还要到临近各巷逢人散食，名叫结缘。慈禧太后好佛，也命茶房煮五香豆，散予太监吃。

咬春

立春之日是宫廷最重要的节令，有迎芒神奉牛的典礼。慈禧早晨方醒，先吃一口苹果。总管首领跪地道贺新春大吉。此日之膳，菜品虽照常，但须带些春意。要准备薄饼和饼菜，名叫春饼。茶房献果茶，在苹果皮刻三阳开泰、新春大喜，贴在荸荠上。大荸荠去皮，削成平面，碗中有银座，贴好字的大荸荠就放在银座上。每至晚间，茶房将红皮萝卜

刻上福寿禄或延年益寿等字样，红皮白字非常美观。房茶用银盘送上去，小太监用刀去皮削成条，捧至太后前，手掰着吃。

皇上的咬春，大概也是如此。

皇家的用度设备都由园地上交，如瓜菜干鲜果品，都由庄田上交。所交之租物，佃户能拖就拖，经手人又从中饱私囊，凡租物到皇上面前只十成之一罢了。各皇庄头都养一些打手，如果租物交不足时，慎刑司将佃户庄头等传到，拘押到年封印时过堂，每人打一顿，官司就算完了。

皇 会

皇会本是民间乡村之会，会上加一皇字，在人们的心理上便以此为荣。皇家隆盛时，先讲与民同乐。农村里收成好时，人们安居乐业，有春冬两闲，子弟们无事可做，便立会消遣借以练习身体。赌博为国家所禁，当时管理非常之严，抓了赌者，打了一顿板，还要罚钱。于是，家长们想出一个办法，教习子弟玩乐，如练踩高跷、习唱秧歌、耍狮子、跑龙灯等。于玩乐中也不离武行，如五虎棍、中幡、举石头等都是卖力气的技艺。还有小车会、鹤翎会，杂以民间最纯朴的歌曲。在那年月，淫词在乡间也是不唱的，古人有言，王道行于乡，那是不错的。

在农村中，冬间习练三个月，练熟后，待正月闹元宵时，到城里庆闹以博人赏识。这样可以把子弟好赌之性消释，也是农村的好办法。

雍正乾隆年间，西征的将帅带旗兵到塞外边疆，每逢年

节多有怀乡之感。为将帅者想着办法安慰旗下子弟。于是从北京招来歌唱教习，教他们学习歌舞，如八角鼓、单弦、五音大鼓等，总名为太平歌词。这些歌词句子通俗而高雅。凯旋后，相习成风，旗下子弟多学之。

朝廷见此状况，恐其成为陋习，曾欲禁止。时值某功勋将领备陈始末，方才未禁。从此旗下子弟学太平歌词者益盛。有些世家子弟溺于此道者亦列于皇会。同治和光绪年间，习气渐深，然市民多厌之，故此道无形衰落。

北京旧俗，神会甚多，近者如东岳庙、白云观、五顶和蟠桃宫，远者如京西妙峰山，京东北鬃髻山，均为神会最盛之地。各地善男信女，南自天津，北由塞北，从四月朔起，便半月香火，日达数万人之众。京郊子弟又发愿朝拜献技，如献茶会、献供会、献粥会、白纸献花会、拜席会、缝绽会，用来供应和方便一切香客。上述各会总共有一百二十会。会有会规礼路甚繁。会首称老都官，敲锣人叫打把，吹手叫中军把，打北斗旗叫大纛，如无以上各都管带道，各会不得上山进香还愿。朝谒妙峰山娘娘顶分三路，东路人多会多。颐和园后则为必经之路。慈禧太后还政之后，常驻颐和园。凡是有人奏明，慈禧便在园内遐瞩楼观看进香各会，各会每至墙外也必献技一回。如慈禧太后有赏，各会便以此为极大的光荣，从此自称皇会。

赏 肉 吃

太监多半来自乡间，没读过书，知识又欠缺，性格又有些粗鲁，故慈禧管束严厉，努嘴就打，瞪眼就杀。有时也令这



班可怜虫乐而忘忧，使其努力工作，谨慎当差。例如春秋两季，天气晴朗，普赏太监吃顿犒劳，或炖苏造肉，或吃爆羊肉和烤羊肉，这是常有的事情。吃时多在颐和园的后山坡上，设农家的盆碗锅灶，贴饼子、熬粥，以志不忘庚子之意。

膳房须将肉备妥，做好烧饼和火勺，传各处首领太监到太平庄，喊道：“老祖宗赏肉吃来！”各太监不许客气，竞赛强吃，无不皆大欢喜。

宣统继统的先声

庚子之变，两宫西巡长安，到太原时驻行宫，以待北京的信息，留守诸臣，与外国议和。外国人的先决条件是，务请光绪皇帝为议和之主，慈禧只好听从外交部门的主张，议和方才告成。这时帝权已复。外人要求一亲王到德国陪礼，乃派醇亲王前往。亲王年方十九岁，是荣禄的女婿。他在光绪二十八年春回国，后在军机处上行走，其中实有用意。醇亲王是光绪皇帝的弟弟，如果将来光绪没有皇子而无嗣，那末储君就是醇亲王的儿子当选了，这样两宫的感情可以缓和，荣禄便成了未来储君的外祖父了。这就是宣统继统的动机。

宣统裁减膳房

民国成立后，皇宫优待费逐年锐减。内务府大臣极力筹划，以应皇上后妃和四位皇阿娘的经常开支，但也常感入不敷出。

皇上膳房是由旧厨役承应，此时已无官坊十处的供差。凡是买办需用，均是现开支领钱。此时养心殿的太监已被逐出，只是外随侍用事。宣统常见膳房开支太大，心感不悦，一再传谕核减。内府大臣也认真核减，但厨役均是世受国恩，不敢不遵制行事。奈何一班外随侍年少气盛，因感应付实在困难，始建皇上自立厨房。这样，外膳房裁撤，厨役也遣散，每年便可节省巨大经费。外膳房既已取消，便在大内自立厨房。于是将咸福宫前殿宝座拆除，刨去用江南澄泥烧成的金砖，搭成炉灶，买办用人，皆由外随侍承办。拆前殿时，柜内有一小箱，封锁禁启多年。皇上命令打开，一看内有血衣一件、靴一双、记载一摺，皇上看完后就烧掉了，内情迄今不得外人所知。

皇上自立厨房，开支仍然不少。宣统每日命传两顿西餐。因为十日之西餐，只不过抵一膳之费用。有时也吃由东兴楼买来之菜，但不久就被逼出宫了。

皇后和淑妃的不幸

宣统皇后是荣源之女，淑妃是庄恭之女。议婚时对庄恭之女保举甚是厉害，并将照片附上，让皇上自择。当时醇亲王福晋（即宣统的生母）言说庄恭之女家贫，恐进宫之后有小家气，建议此婚可缓议，皇上非选庄女不可。而后涛邸主张选荣源之女。荣源之女是朗贝勒的外孙女，后援力大，因此立荣女为皇后，定庄女为淑妃。

大婚前夕，按制淑妃先进大内，以备跪迎皇后凤舆。庄女进了大内先见皇上谢恩。皇上初见淑妃似感平常，自此与

淑妃疏远。淑妃也甚自爱，独居长春宫，每天早晚除至养心殿、钟粹宫请安以外，关闭宫门教宫女读书，并课针线，虽有太监也只备差而已，宫中称贤。

皇后大婚，先进神武门，过顺贞门，淑妃跪接，至坤宁宫成礼。花烛之夜，值皇后月事，从此皇上不到中宫。皇后固然聪明伶俐，并百般迎合，希望得到皇上的喜悦，但皇上终不住中宫。皇上自从大婚之后，不曾近女色，皇后、淑妃独宿寒宫。皇后最后精神失常，染上鸦片。淑妃虽贤，无奈环境恶劣，不得不在天津与皇上离异，也不曾再嫁，后被某邸护持隐于故都，吃斋奉佛。

两膳房的积弊

皇家制度从来是宽打窄用，绝不精打细算。

修明曾充寿膳房之末役，知之甚详。膳房及各大小他垣一切用物，均由内务府官坊十处备办。例如三仓六库各司官等，均是由小差使一等一等往上升，冷桌子热板凳熬起来的。在内务府就了不得，由内务府大臣往下说，大官使唤小官，一层层须打出开支的敷余，不如此不能安顿各人之职。到了官坊十处，再向内廷分交，一个节段打点不好，差使便交不上去。例如做太监的由小徒弟受苦劳，熬到一个大师傅就是优职的阶级了。由此类推，数百年的积弊重重，根深蒂固。

举例而言，皇上吃野意老紫米，每日绝对吃不了一斤。可是每天由外处交到御膳房掌局的到底是多少，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每日掌局交到掌案是二十五斤，厨役头、大火烛、



二火烛四个人五日一班，两火烛一班可分到十斤米。掌案和厨役头每天吃皇上剩下的。这里只是例举吃米一项。

又如，太后的份例。慈禧每日用盘肉五十斤（即猪肘子）、猪一口、羊一只、鸡鸭二只、新细米二升、黄老米（即紫米）五合、江米三升、粳米面三斤、白面十五斤、荞麦面一斤、麦子粉一斤，豌豆三合、芝麻一合五勺、白糖二斤一两五钱、盆糖八两、蜂蜜八两、核桃仁四两、松仁二钱、枸杞四两、干枣十两、香油三斤十两、鸡蛋二十个、面筋一斤八两、豆腐二斤、粉锅渣一斤、甜酱二斤十二两、清酱二两、醋五两、鲜菜十五斤，秋季，要备茄子二十个、黄瓜二十条。以上为定例，皇上的膳房比起上述数字更多。外人闻此，莫不惊骇。皇上和太后仅一个人，何以食用如此巨量的物品。殊不知仰食于皇家的人，还要超过这个数目很多倍。

仅以鸡蛋一项而论，原来额数是每日二十个，而买办处每日交进的必须是五百个，其他可想而知了。

为皇上和太后买办的食用之物，过一处扣一处，始能食到主人之口，然而主人岂能不知道吗？不过历代相传就是“帝德深如海”而已。

慈禧太后膳食固然有准数，可是预备的就没有准数了。太后传膳一箸一碗，在万人口中仅能占得一口。进膳后尚须代人操心一回，赏人者叫克食。赏某王若干品、某大臣若干品、皇上的、后妃的、会亲的、总管首领的、不够角色的回事小太监。也要端一品，剩余则旧御膳房。膳房首领太监分餐一顿也有厨役之份。至于鸡头鱼尾头脑下水、刀前刀后肉类则卖予二荤铺小馆和好馋人家，价格较之市价可省一半。

神武门、东华门和西华门外有一批小贩，专包宫中折罗菜饭，十个大钱，就能令人饱餐一顿。不幸光绪和慈禧相继

宾天，两膳房无形停办，无饭吃者约有万人，合万人之家属当有五万人之数，不久宣统继位，两膳房相继复活。到了民国十三年，大清帝国彻底解体，裁掉膳房，则膳房之积弊，自然也荡然无存了。

荣寿固伦公主

荣寿固伦公主是恭忠亲王的长女，因慈禧太后甚喜爱，被收养在后宫。公主成年后，性仁和而寡言笑，身富贵而不骄奢，宫内人无不交口称赞。

清制公主下嫁，不同于前代，颇有些不近人情。我听说，荣寿公主择配时，为其拟定三人，一正二陪。三人均着宫服，由王妃命妇引导，入后宫朝见太后。公主坐在帘内，自己选定一人，告知太后，即作为太后降旨的“指婚”。接着，择吉日修建公主府。位于地安门外宽街。府邸落成后，择日公主下嫁。下嫁日，一切遵制定典礼进行，但无“花烛之夜”。（清制不允许公主驸马同宿。）以后，每日清晨，驸马至公主府请安，或命太监捧驸马官帽前去致辞请安，待公主将帽留下，方能入内，乃以公主为主，驸马为客，不准留宿。

清制公主下嫁，莫不如此。如有违犯，驸马则有不敬之罪。荣寿固伦公主下嫁不久，驸马先死。公主在府中常着男装骑马为消遣，恭谨持正，终身得太后宠爱。有时进谏，也多为太后采纳。

四皇阿娘

皇子称呼母后为皇阿娘，妃嫔则不用此称呼。故宣统帝称隆裕太后为皇阿娘，有母子之义。隆裕太后宾天后，宣统对瑜、珣、璿、瑾四太妃亦称皇阿娘。这本不合礼俗，难怪宣统帝成年后，对此甚为不满。

当隆裕太后宾天时，宫内无人主持，内务府大臣不得不与袁政府商量。袁政府对太后之丧，哀容备致，优加厚礼。并通知皇室，德宗（光绪帝）瑾妃为皇室代表。然而，宫中四妃身份本是齐等，瑾妃被袁政府尊为皇室代表，身份权力优于其他三妃，因此，相持不下。内务府诸公左右为难，最后，议定出一个维持方法。即四妃均为皇阿娘。

于是，皇上每日晨昏必至四宫请安。尊瑾妃为端康皇贵太妃，尊瑜妃为静宜皇贵太妃，尊珣妃为庄和皇贵太妃，尊璿妃为荣慧皇贵太妃。瑜妃住长春宫，珣妃住储秀宫，璿妃住重华宫，皆由慈宁宫后宫院，迁入大内。瑾妃仍住永和宫。

每年除夕、元旦及万寿节时，行拜贺大礼，四太妃便聚于长春宫前殿（太极殿）设四座，皇上同行一礼。

珣妃和瑾妃先故于宫内，哀容不减于昔。民国十三年，瑜妃和璿妃随帝被逼出宫，居住在东城麒麟碑胡同，又数年寿终，皆七十余岁，均葬在东陵妃嫔陵园。

瑾皇贵太妃好佛

端康皇贵太妃，即德宗瑾妃，是珍妃的同母姊。鉴于珍

妃的过失，一生持守惟谨，因体福忒性又忠厚，宫中称其为胖娘娘。慈禧和慈安待其皆有殊恩，隆裕待其亦甚厚。余常见瑾妃同隆裕侍候慈禧时出殿小憩的情景：皇后坐廊下，瑾妃倚皇后之膝下半跪，如孩提寻乳状。共抱同命相怜之感，因二人均不受光绪宠爱，难怪隆裕待之有恩厚。

余为太后宫中一小卒，十年不迁。蒙隆裕厚恩，放长春宫他坦达。隆裕宾天后，余自叹身世悲凉，不欲再作奴才，有归农之志。然瑾皇贵妃一再呼召，不得已至永和宫叩谒。太妃勉余曰：“汝不要走，留在我身边，可充任本宫司房首领。”余感激涕零，归农之志打消，又在永和宫供奉了十年。民国十三年秋（九月九日），随太妃梓宫出宫。

追忆太妃，其不得宠时，常自叹前途悲凉。于是，余劝太妃念佛。在余劝说下，太妃开始每日礼佛诵经，不仅诵颂波罗蜜多心经及佛教格言，并作注解白话。日久天长，皇上亦了解以前误会，孝敬如初。甲子秋，太妃宾天一月后，方有逼宫之事出。

瑜皇贵太妃争位

穆宗同治在位时，受恩宠的妃嫔是慧妃、瑜嫔、珣、璿贵人。穆宗皇后宾天后，慧妃晋封为敦宜荣庆皇贵妃，瑜嫔晋封为妃，珣、璿继之亦为妃。珣妃是崇绮的胞妹，皇后的姑母。瑜、璿等因皇后的原因，都称珣妃为姑姑。穆宗宾天后，慧妃率瑜、珣、璿居住在西内。庚子之后，慧妃先死，瑜妃便居长。后宫虽尚存，但咸丰妃祺皇贵太妃已老，不能管事。慈禧、光绪宾天，遗旨皇后为太后，其他不曾言及。

而瑜妃以嗣君既有兼祧穆宗为理由，多次召王大臣，进行争夺活动。王大臣借慈禧之遗旨进行解释，瑜妃不服，但她口锋锐利，时常进内，语带讥诮，不把隆裕放在眼里，隆裕忠厚无能，又处此时势，不忍施展六宫之权，忍辱不与其计短长。

宣统二年春，慈禧奉安东陵，瑜、珣、璿要求同到东陵送殡，王大臣阻拦不住，只好一切悉照太后预备。及至东陵，瑜妃召某亲贵，直言问道：“你们有母亲吗？你们既然有母，我既为同治的未亡人，为何隆裕一人称太后？你们大家给我议去！”某皇叔左右为难，无言以对。经众王大公一再商议，皆认为：以瑜妃身份称后，无前例可援引，况且慈禧又无遗旨，便以此回复。而瑜妃等以守陵不归为要挟。次日，隆裕太后启銮回京。瑜妃等无可耐何，只好也随之回宫。

至隆裕宾天，瑜妃等又有争后之事发生。

瑜皇贵太妃讥讽溥伦效忠洪宪

袁世凯称帝“洪宪”告成后，清皇室派溥伦为代表，到筹安会表示赞成。溥伦回到大内后，将情况告知四位太妃。其他太妃多有伤感之容，只有瑜太妃冷笑着对溥伦说：“你到袁政府去吧，好好给人家尽忠当差。”溥伦闻言红了脸，连声“诺诺”退出。

陆文端公

文端公就是陆润庠师傅，在书房教书。他只是敬重陈宝琛师傅，与其他师傅平等相处，惟对伊克坦不留情面，厌恶他不够检点。文端公教皇上读书时，颜色整肃，使皇上十分敬畏。共和诏下，师傅们聚在一起，议论今后身份如何。文端公正色曰：“有何身份？亡国大夫也。”民国五年，“洪宪”筹备成功。一天，文端公进内见皇上。临行时说：“臣病，明天不能上来了。”文端精通医术，他患有喘疾，不能服某种药，然归去后既服忌药，未隔数日便死去。（听其家人说，实际是绝食而死去的。）皇上得知消息后，伤悼不已。

伊克坦

伊克坦是满文师傅，因酒后妄言，常遭陆文端师傅的面责。文端死后，他更无拘束，皇帝年幼无知，常被其哄骗。

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是皇帝的生母，为人聪慧又识大体，因顾虑皇上与无知太监游戏而废学，恳请端康皇贵太妃，保护管教皇上。太妃对皇上甚为尽心，时常劝勉其勿贪玩荒废学业。并责令太监刘某毁掉不当的玩物。皇上心中不快，为此伤了感情。加之有人从中挑拨，两宫也不和协。而端康尚未察觉。

民国十年秋，端康派人到深州买了批蜜桃，分赐近臣。经挑选后，将最好的数筐给了皇上及各主位，并分赏毓庆宫

诸师傅各一筐。因茶房太监与南书房的错误，名单上忘列伊克坦师傅。端康既未看出，总管也未核对，真是天意闯出大祸。直至诸师傅谢恩时，方知无伊名。伊克坦以此为耻辱，怀恨在心。

一天，皇上同端康闹气，正值伊克坦到毓庆宫来上课，便对伊述说事端。伊克坦借此机会挑拨二人关系，恶语中伤端康，欲学慈禧欺压皇上，以激其怒。继而又献计，端康与慈禧身份不同，可与其讲理。于是，皇上至永和宫，适值端康在前殿。皇上进殿，怒形于色，出语质问。端康不明缘故，强作笑脸劝解皇上息怒，“皇上不用着急，有话可以商量。”皇上退出殿。

经此事后，端康受惊吓得了瘫痪症，经三个月始愈。醇亲王进宫问安，端康只是哭泣。醇亲王福晋同端康感情素好，遂进宫问安，安慰劝解。而后，至养心殿，劝皇上前去谢罪。皇上执意不肯，福晋回府中，次日晨服毒而死。

皇上闻信，至府中痛哭欲绝。此后愈加恨端康，一年多未至永和宫。又不久，伊克坦得中风，咬断舌根而死，陈宝琛师傅遂劝皇上：“以孝为立身之本。”皇上感悟，每日照常至永和宫请安，端康身体也日渐康复。皇上见端康时，颇追悔往昔之不当。端康此后益加谨慎，对皇上爱护备至。

端康每日念经拜佛，其心甚诚。甲子春夏间，宫苑里的花多歧出并头，众人皆以为瑞，独端康叹曰：“此妖异也。孝钦与孝定宾天时，花多异彩。我将归去也。”说此话时，有无限感慨。

八月十五日，皇上至永和宫请安，请皇阿娘至养心殿赏月度节，不邀他宫。是日，养心殿院内两廊各种纱灯陈列，膳桌摆在院中。月光初上，灯烛通明。端康首坐，坐东向

西，皇上坐西向东，皇后及王格格（帝之妹）坐一面，各王孙坐一面，共二十余人。皇上令众人不要拘束。于是，猜拳行令，大说大笑，好不热闹。端康不敢多吃，惟启齿笑笑罢了。子夜已过，仍乐而忘返。本宫首领请回休息，端康方回宫。因夜凉受寒，一病不起，至二十日，死于永和宫。按照清制，凡是妃嫔，都是在禁外吉祥所入殓停灵。（所在景山后街之东）因时势关系，改在寿康宫入殓停灵。皇上皇后深表哀痛。至十月初七日，突有逼宫之变，皇上出宫。十月十九日，移端康之灵柩于广化寺。

巴克坦布

巴克坦布是内务府大臣。他是一位要好官，又是一位挨骂官。在内务府任上，一切事都很认真，有廓清积弊之志，对于大内太监、苏拉出入禁门，管制非常之严。内外人出入，除怕澜公外，即怕巴克坦布。所以，人人皆骂他。巴克坦布为人廉洁奉公。据老辈讲：大内工程，如定制需用银五十万两，实则只需用一半，其余一半由木厂商人送车马费。唯独巴大人拒绝不要，并告知商人说：“将此款多买石灰，加入工程内。”他一人清廉在上，众人也不敢放肆收贿。凡巴克坦布在任上，经手工程皆坚固。

发国难财

因清帝逊位而大发其财者，大有人在。桂祥为隆裕之

父，老实无能，虽为国戚，穷窘一生。我当隆裕的他坦达时，尝求我向隆裕太后请恩周济，隆裕太后不许。后袁世凯任用桂祥为崇文门监督，一年后桂祥府第更新，他自幸今后生活用度已不为难。不料一年后，不戒于火，全府被焚，照常受贫。

袁政府掌财者为一班奸商。对皇室趁火打劫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将内务府累积达数十年的陈欠（大多已勾清），罗列清单索帐。款项在优待费项下支取。财部从中渔利，从中先扣百分之六十为交换条件，四百万两优待费，先扣去半数，皇室如不允许，财务部又不给支领优待费。其实，这些奸商皆是受国恩的商号，在皇室失势之际，贪一时的小利，致皇室吃此大亏。

苏造肉周

做苏造肉者姓周，故名。肉之做法，出于升平署。昔年，多江苏人。他们做法，与北方不同，名叫苏造。买肉时，选其两肋，肥瘦适中，下水要大肠，不要小肠，五脏皆可用，惟不用腰子。将肉洗净听用，备齐药料（各药铺都有），陈皮、甘草、薏仁、桂皮、山艾等碾成粉末，用布包好。肉十斤，用料四两，先将肉及下水白水入锅，肉烂为度，将肉出锅，放在案上，把肉汤置盆内，澄清去油，加白糖四两，用勺炒色，再将糖色抹肉上，容其少干，连下水等放入锅，并将清汤倾入锅内，再下高级酱油一斤，盐少许（不可过咸），最后将药料加入同煮，肉有颜色，材料浸透，此苏造肉始成。

周某先在升平署为役，学做此肉，后在右安门外西墙根铺摊卖肉，专供内务府堂上人们用做早点。肉汤煮面，火烧加肉，香美无比。然而太监食之较少，因其太贵。近年来，荷花市场、北海仿膳也有苏造肉，但不如从前那样味美，已失真传。

苏造丸子

苏造丸子的制作法：将猪肉二斤剁碎，加肉料半两，松仁一两、鸡蛋清三个及酱油二两，合在一起拌匀，将肉馅做成扁圆形，放在勺内煎熟，摆放在深锅中，再加入蘑菇、黄花、木耳等各半两，高级酱油四两，水和盐适量，用微火煨熟。口味极美，丸子要松，汤要清，这是升平署之出品。

苏造酱

造酱法，在农村家家能做。然而农家与市上不同，市上与升平署的苏造酱又不同。苏造酱选好黄豆，用锅煮熟，放于簸箩内，趁热加白面十分之二，用手搓碎，摊在暖屋的薄席上，厚三寸，两星期发酵起黄，名叫酱黄。启窗出风，除去糟味。一斤酱黄要加二斤水半斤盐。在缸内将盐水澄清去泥，再将酱黄置缸中，闷三日后，每日再用耙捣搅两次，由四月至八月，约百日酱始成。升平署的苏造酱，除进贡外，卖与内廷之有钱者及王府。市间是无此酱的。

四合义

禁内西河沿，有王姓饭铺，名叫四合义。专做内务府及太监的买卖。备有猪羊二荤、大饼炒菜，但无上等菜。内务府工作人员带工匠时，不便远走，即在四合义吃饭。近御上差人等，菜饭较佳，不食四合义。太监有嘴馋者，到四合义吃顿酱肉卷饼，外加一碗豆儿粥。花钱不多，可以解馋。后妃等命太监到四合义去买两卷酱肉卷饼，亦不为稀奇。

王九成

王九成是缝鞋的皮匠。相貌平庸，目不识丁，性犹怪僻，既无眷属也无财产，说不出他的造化在哪里。然此人不可小看。

袁世凯在小站时，一次出营见王在街头缝鞋，信口开了句玩笑，问他：“能开皮庄吗？”王说：“能。大人还要赏穷小子吃碗饱饭吗？”袁世凯因不能把话收回，姑且许之。而后，所有袁军之军装，皆归王办。王虽无特长，与袁下之军官关系则无不狎昵。他赚钱多寡不在乎，各军头无不欠他债，有时到军营去讨帐，要不到钱，两人对骂一通，也就算勾了帐。全军并不说他不对。袁世凯也就信任了他。他出入帐目的图记特别，专会画小葫芦，画一百个，如同一个印章印出来的。故小葫芦非常有信用，绝无伪造之嫌。

袁世凯政府欠王九成的钱，不能清还，便设法笼络，想给他以一官。王对袁曰：“谁愿作你们的官，若教我戴上头

品顶戴大花翎，欠我之钱全数勾清也无不可。”袁姑且许之。通知皇室，请皇室赏王九成头品顶戴。王本花疤秃头，小辫也未去，谢恩之日，见之者无不暗为发哂，称其为俗人。然吾独谓之为不俗，故载之吾书。

宝冠

宝冠为清帝朝服礼冠。平常帝冠，为红丝线结成的帽顶。如有礼节活动，即戴宝冠。冠上之珠为枣夭之蚌珠，蚌珠之身上又生一小珠，人称之为苍龙训子，锦皮光亮，是稀世之宝。据说，在乾隆年间圆明园的湖中，每到月夜湖之中间，都发现有一小舟，舟上有一渔人垂钓，近觑之则什么也没有。太监某便留心，制网而捕得。及出网，得一大蚌。知蚌有宝，便进上。希得重赏。孰意适得其反，皇上不仅不赏，反以破毁园宝之罪，充军奉天。帝命将蚌壳启开，得此宝珠，制为宝冠，为传世之宝。

宫狗

宫狗是大内所养的小狗，又名龙狗。此种犬，前腿若鼎足，狗毛有长短之别。长毛者名狮子，短毛者名貔貅。两种皆以嘴齐、眼大、身小为佳。此种犬花样齐整，黑白分明，善迎人意，伶俐无比。吾曾论之：“小犬纵不会人言，它之心理有超乎人者，是为狗德。”

余素不爱犬，然有朋友送一小犬。黑毛四眼（双眉如

目），金腿火狐腿，合乎狗谱。每日两餐时，喂其以饭拌猪肝，一年长成。身长连尾二尺，耳毛垂地。不惟吾爱，人皆爱之。余闲时教其玩艺，取送些小什物，一听到叫它，它即用嘴将什物叼来。故此犬有人缘。入吾室时，皆要抱一抱，犬即摇尾致敬，媚态备至。然而人万不可接近吾，不知者如果接近吾，小犬疑其欲加害于吾，跳起一口，准咬人鼻，误受此害者不少。因此取名——淘气。余上班时，告诉它：看家。吾半日不归，它便牢牢卧于门中，虽是吾徒弟亦不敢进吾门。犬又善战，宣统帝曾将二十犬送到吾处，以观战为乐。二十只犬无不夹尾而逃。帝不仅不怒，反而抱起吾的爱犬称赞不已。

吾所以议论狗德，因吾之犬固然出奇，其他人犬，也不平常。为何为太监者喜养龙狗，其中意味甚多。太监每日供奉差使于上，提心吊胆，整年整月不一定何时得出宫洒脱一两次，人生苦之已极。每日下班时，先逗逗小狗，说些犬话，一切苦恼也就都消释无有了。冷宫主人，也莫不如此也。说来也怪，宫内之犬，永不变其传统性，然而犬种流出宫外后的二世小犬，即变成长嘴。因名之为宫狗。伴随封建制度的废除，宫狗也就失传了。

兴隆寺

禁城之西，北长街（昔为内西华门北池子民国改此称）路西之庙，是万寿兴隆寺。兴隆寺建于大清康熙年，匾额为康熙御笔。旧址为前明兵仗库，清初圣祖生母诞降于此，因舍宅建寺，始为僧庙，住持是太监和尚。后为太监养老义

会，我创立恩济慈善保骨会于此（救济失业太监）。其址对面街东之伏佑寺，寺为雨神庙，喇嘛住持，圣祖常与大喇嘛谈禅于此，寺中至今仍有御座。

林 老 人

林老人姓林名允升。清初太监中，他首任司礼宫殿监。明末，李闯王攻下京都时，宫内上下，皆惧不能免。皇上、后妃及皇子、公主等，皆殉国难。太监除在自屋自缢而死者外，乾清宫前，丹陛两边流水沟白石龙头上，尸体皆挂满。林为十余岁之小监，不曾逃出，自己搬运些食水，避入日精门之天花板上。及清兵进宫清扫时，见有溯水流于地上，始知天花板上有人，将林呼下。知林为太监，送入后宫，侍奉世祖章皇帝，后充圣祖仁皇帝之谥达。

林活至八十余岁，宫内咸称其为林老人，深得圣祖之恩宠。林之官服，高提梁红缨帽，（因清初未定顶戴之制）袍褂朝靴。死后葬于阜成门外八里庄，园名为御勒恩济庄。康熙、雍正、乾隆对其皆有褒扬，有御制碑，有庙有祠。每年赏祭扫银四百两，并专派太监首领一名，看坟人四户，庙僧负经管之责，永为太监公墓。

至民国初年，庄内松柏三千余株，石碑五千余，太监坟二千六百余座，风景为西郊之冠。欧美士绅来京观光者，此处为必游之地。然一班军阀，不顾旧都风景，将树木标价拍卖，以一万六千元卖与木商。我不忍将古物毁坏，奔走呼号保存了下来。后邀同志五人，于民国十九年，创立一个恩济慈善保骨会。对于失业太监，生养之，死葬之，并保护恩济

庄，永为西郊风景。我用洋二万余，将全部树木碑石庙宇赎回，重修见新。一太监公墓能保存如此，余心方慰。不幸七七事变敌人侵入，迫令献木，余以死相抗，卒不损失一树。假如余心一时活动，想发国难财甚易，然而吾怀保护园林之志，不曾有丝毫动摇。

裸 什 银

清朝管制太监甚严，是祖法之美点；待遇太监之恩，亦不后于其他朝代。裸什银者，乃丧葬之贖金。为太监者，父母死丧，到敬事房呈报，即赏银十两；至于本身死丧，亦赏银十两。这叫裸什银。

刚 公 祠

刚公姓刚名铁，小字狗儿，交趾人。初从明太祖平定天下，臂力过人，太祖倚为心腹。太祖出征，命公留守，责以监护宫廷之职。公虑被谗而自阉，将物置于马鞍中，进帝新鞍于军前，帝不知。奏凯归来，有人谗言刚公乱宫，帝信而欲杀他。公说：请先验鞍，再杀不迟。及毁鞍而察验，冤狱方才大白。自此太祖更加信任。

燕王棣就封北平时，帝命公为燕邸护从，实有深意。公从燕邸南征北战，有生死之功，载于成祖本纪。论功行赏之日，共事者皆封公侯。惟公别有心理，谢道：“臣得司理监，已感厚恩，若臣得受侯伯，后世必有议臣者。”后跟成祖征战于塞北，公战歿，赐葬于西山红炉山。

因为山顶土质丹砂有陷如炉，故名红炉。后人思公之德，

不欲刚铁尸体永在炉内烧炼，改山名为黑山。距京城阜成门十八里，建有黑山护国寺。寺后偏西为勒建褒忠祠。丰碑古柏，石门石坊，祠为石筑，巍然高古。祠之西为公之兵马俑和盔甲坟。祠之南二百步有白石坊，刻大明洪武开国元勋神道之坊。坊之北，宫门前排列石兽两排。刚公之墓就在这祠堂后面。小碑五，大碑一，上刻：大明洪武开国元勋刚公讳铁之墓。石案前，有石刻五供。神路左右，有石墩各四，四境士民。

每年三月二十一日，有黑山圣会，至今不衰。民间称之为：刚祖庙。民国初年时，受土豪之覬覦，余奋而保全。敌人有意摧毁，余又据理力争，幸未毁灭。牺牲家产，保庙并养太监老而无归者，余将自用棺木卖去，得价重修祠庙。追思刚公生前之德，因咏吊古诗一首。诗曰：

封建而今不可闻，北邙青史两烟云。

功名信是花间露，道德依然天上芬。

循分甘居司礼监，冲锋不愧无敌军。

边山七二府安山，此地独存刚祖坟。

诗中“边山七二府安山”句是，西山边山七十二府都是明朝功勋陵园之意。

肃王府太监王忠

肃亲王是世祖的庶兄。多尔袞专政时，叔侄有嫌，王因多力，称神力王。肃亲王外出征战奏凯回京，皇上派摄政王迎于永定门外，肃亲王照例须先拜谒皇叔，不料幕中伏兵四起，乱刀齐下，王爷的太监王忠，倒卧王身上，与王同被剁成肉

酱，成殓时不能分，同殓一棺，葬于永定门外。后世只有这个王府用太监，不准打骂，因王忠同肃亲王殉难，共葬一处。

苏德有财运

热河密传诏书的苏老牙子回銮后，升督领侍，急流勇退，辞职家居。门内一影壁，因年老自塌，内中都是康熙青铜大钱，钱系为串用以砌墙。苏以此钱，买一处宅院，春月动工，建新房舍，刨出一窖白银，苏将多银收藏，仅提一千余两，进内见慈禧。苏跪地说：“奴才在宅内，刨出一小缸银子，约一千余两，唯恐命薄担当不起，今抬上来进上，请老佛爷赏收。”太后笑道：“苏老牙子，银子赏你这个老猴儿吧。”苏笑道：“谢老佛爷天恩。”即把银子抬回家去。未数日，有人上奏：苏得窖金。太后云：“已赏给苏德了。”苏因此致富。今京北上地村苏姓，至清末尤称富豪。

李莲英有福

苏德因财富，在恩济庄太监公墓自己修建一坟。工程坚固，当推第一。他又买一份旧功勋的石坊和石碑，改作墓表。御史参其过制，苏得知消息，连夜拆除而埋掉了。官察无实据，其事自消。然而死时也不敢葬此。搁放多年，无人敢用，李莲英于宣统三年病故，隆裕太后懿旨，将苏墓赏与李用。变乱频仍，郊外坟墓无一不被掘盗，只有李莲英之墓独完，人们都说他有福。

汉官进贡

闻前人言：昔年清朝汉官，无进贡者。庚子之后，汉官进太后贡者，非常之多，其中有袁世凯、杨士骧、孙宝琦等。各省大员多有仿效。及至两宫宾天，其事遂止。最后，袁世凯进隆裕太后两次大贡，价值两万银。这样就万里江山换到手了。

养老义会

太监养老义会，由来已久。明代至今，凡为太监者，均是贫苦人出身，所以设有养老会。清代太监养老会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老道；一是加入养老义会。太监之有信念者，差不多皆在寺观中，挂一和尚道士名，积蓄资财，作老来归宿之准备。有志者联合同类多人，创建自主的庙观。延长本门的香烟，结宗传代，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其纯粹养老者，有两座庙，一是在北平北长街，万寿兴隆寺；一是在平西宛平一区，黑山护国寺。此二寺之庙规相同，住持皆由公推。凡入会者，须有人介绍，入庙者尚须品性端正，纳入会费银二十两。三年后。准进庙食宿。死亡有棺，为其作佛事，葬于公地。春秋祭扫，后死者送先死者。

我办恩济慈善保骨会，前两义会皆归保骨会属管。我以为太监日见减少，今非昔比，主张免费入庙。凡太监者，遵守庙规，不分老少，皆收容两寺养老。民国初年时太监寺

庙二十余座，无一不受官府压迫。余无特长，善忍耐，善说理，不惜私产，全用感化来保全。

壬子正月十二京师兵变

修明虽为太监，尚能保持人格，凡大内无贵贱皆爱我。余既无进取求荣之心，便潜居末役谨慎自守。私愿已偿，一切看空。初在宁寿宫充小卒，十年遇若干机会，每避之而不为。人缘益重，都无芥蒂。宣统帝曾与端康太妃不和，余为永和宫首领，帝独对余另垂青眼。辛亥革命那年冬天，恩准任余为宁寿宫他坦达。腊月将尽，庆王府太监刘得顺来他坦达报告，他对我说：“今年除夕夜，政府计划杀官。我与君好，特来报告。如将皇上杀害，我们大爷有可能即位（大爷指载振）。”为此，有许多人跑来，问我跑不跑。我说：“我们身受国恩，死则死耳。抛弃寡母孤儿不顾，心能安吗？你等想走即走，我不走。”众曰：“坦达如不走，我等也不走。”全宫禁内只有胆小者逃去几十名。正月十二日夜中，东城兵变，东华门及东安大街被烧，并延烧东安市场，外城也暴动。姜桂提大令一出，杀些乱者。街市平定，皇宫无恙。

封笔大吉

慈禧太后，每至腊月将尽，即选择吉日吉时，写春条，写福寿方，写毕漆笔洗砚，砚上置苹果一枚，将笔收好，用红纸书封笔大吉。年前就不写字了。

开笔大吉

宫廷凡用正月之文字，必写新正月某日某时。在年前腊月初一日，选定某年新正月某日某时，开笔大吉。正月十九日，为皇上宴蒙古王公之最后一日。照例在西苑之紫光阁。在阁前备有各种戏剧。如相扑（摔跤）、金斗（高丽跟头）猕猴马猴戏、变戏法等。宴罢，各蒙古王公自此而归藩。凡大宴日太后不参与。然太后亦于十九日传戏一天。新正令节，亦为圆满。宫廷多称圆九。

慈禧过圆九后，将新正之兴趣告一段落，紧接着开笔写字。墨汁一向由懋勤殿预备，皆为徽州贡品。先用大砚池磨极稠之墨汁，过罗后贮磁缸中。加冰片防腐可用一年。用时尚须渐次加水细磨至适用。绢与纸皆为南来贡品，库存多乾隆年制。慈禧初写练时，尚须由懋勤殿匠役做成之漏格。写练已好，即不用漏格。福寿方，固为难得，其圆润气魄，南书房师傅等无不赞颂。如其一笔龙、一笔虎、一笔寿，世人称赞。六尺纸、八尺纸、一丈二尺纸，身高四尺年近七旬的老太太一挥而就，是为奇也。每样各写一张，再绘画一两张，以应开笔大吉之典。

裁衣大吉

新正月某日某时，由司房预备尺头（成件绸缎）。殿上铺案子，下屋将剪尺粉线备妥。慈禧自己裁衣，以应裁衣吉

日。这是表示政务繁忙太后还不忘操作勤劳。

进匠役

糊饰及搭天棚，皆称进匠役。前宫皇上管下，由敬事房选吉日进匠役。太后宫，由司房选择吉日，内务府堂司官，轮流带匠。上下官员等，为沾皇恩之差使，总动员无不踊跃参加。夏初搭天棚随带裱糊、糊窗纸换纱窗，秋九月拆天棚糊窗户，又是一次进匠役。

佛搬家

宁寿宫昔为高宗乾隆太上皇退养之宫。前称皇极殿，后称宁寿宫。平常之日，皇极门不开，出入由宫之西门，为蹈和门。进蹈和门北行，为乐寿堂之宫殿。宫门对宁寿宫后墙，内中宫殿，除慈禧住乐寿堂前后两殿外，其它殿皆供佛。慈禧每年十一月至来年正月，驻此两个月。正月初十前后，迁驻西苑，多年如斯。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旬，慈禧闲游后边各殿，忽而心内感觉不快，立命太监将各殿之佛搬出殿外，又将各佛换位而安置。西夹道有净土一堆，禽鸟狼鼠，不敢在上糟踏，相传为神土。慈禧命太监清除。李莲英谏道曰：“多年神土，请老祖宗不必除掉。”慈禧生气说：“什么神土？赶快除掉。”转首自吟道：“万里江山又如何呢。”念念不已，令人闻之心酸。

大内进春迎春送春之典礼

在早年有皇上的时候，每年立春这一天，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在农村里，其名词叫打春。

立春前，用纸糊一春牛，另糊一位芒神。牛与芒神的颜色装饰均载在玉匣记上。按照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先将春牛和芒神供在衙门大堂上。一些老百姓扮出土、农、工、商七十二行，形形色色都是引人发笑的模样。大家一起到衙门大堂上迎接春牛和芒神，然后燃放花炮，抬起春牛和芒神游街。再将春牛和芒神送回衙门大堂原处，各官员都穿吉服拈香，末了送火化处焚烧，并用杠棒打灭这就叫打春。

在北京原是顺天府应办的，宫内尤其重视进春、迎春、送春的典礼。

按照皇太后进春则例规定，每逢立春之日，由掌仪司预行报告宫殿监，宫殿监报告皇太后宫总管，皇太后宫总管率本宫首领等穿上蟒袍缙褂，銮仪卫太监穿好驾衣，齐集于太后宫门内，俟掌仪司和顺天府官员把春座、芒神和春牛送到太后宫门时，太后宫总管二人前引，安放在宝座旁边，恭请皇太后御览。然后送到太后宫前殿暖阁内安奉。掌仪司、顺天府官员再将旧岁的春座、芒精和春牛抬出。

按照清宫进春则例规定，皇上和皇后的进春仪式，与皇太后的进春仪式基本相同。不过皇上进春时，是把春座、芒神和春牛安奉在太和殿的东暖阁，皇后进春时，是把春座、芒神和春牛安奉在保和殿的东暖阁。

奴才与臣尊君之称有时尊卑不同

据传，当了太监就入旗档，都归内务府佐领管辖。从此就是皇上家的奴才了。然而奴才并不都是卑贱之称。因为各世袭王公，对于皇上、皇太后和皇后，都自称是奴才。皇上对于太后，自称是儿臣，不称奴才。但皇后对于太后和皇上，也自称奴才。皇妃以下王妃命妇等对于皇后，也自称奴才。隆裕皇后的生身父桂祥，见了隆裕太后时须先跪安，也自称奴才。一些老王爷见慈禧太后时，也自称奴才。总而言之，凡是受皇上家眷养者必自称奴才。如在国家政治方面有工作者，则称臣。如恭忠亲王、醇贤王、庆献亲王都是军机大臣，在公就得自称臣，在私就得自称奴才。所以有一句谚语：汉官盼称奴才，旗官盼称臣。说到当太监的，仍然是奴才！奴才！是为了财，才舍身为奴。

清初太监的冠戴并未入品

恩济庄太监公墓有关帝庙，庙内有林公祠，祠内供奉林公像。林公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林允升。我在民国十九年夏天，邀了五位同志出资，在社会局立案，以救济失业太监，养生送死保墓为宗旨，成立了保骨会。看见林公祠中供奉的林公像，头上没有顶戴，只有一顶高提梁红缨帽，身上也不穿蟒袍，只有缙挂和挂珠，穿的袍子，除马蹄袖外，带子和靴子仍然是前朝明代的制式，由此可见，清初太监制度尚未入品。

清宫太监制度始于康熙

康熙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奉上谕设立敬事房，属总管内务府管辖，设置总管副总管等，专管宫内一切事务，奉行谕旨，以及承办内务府各衙门的一切文事。凡是俱照钦定宫中现行则例办理。

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五，奉上谕赐五品总管一名、五品官太监三名、六品官太监二名，清宫太监有官职，自此开始。

雍正元年九月初九日，奉上定总管内务府为三品衙门，其所属敬事房大总管授予四品官职，副总管授予六品官职，随侍处首领授予七品官职，宫殿监等处首领授予八品官职。敬事房大总管授予四品官职。

雍正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奉上定敬事房为止四品，大总管为宫殿监督领侍衔从四品，副总管为宫殿副侍衔七品，首领为执守侍衔八品，敬事房宫殿监和有官职的太监等加衔之例，也自此开始。

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又奉上谕，太监等官职不分正从，如五品加一级，即为四品，降一级即为六品，永为定制。太监等官职不论正从，自此开始。

太监的禄银自奉有余养亲则不足

“阔太监”，这是老北京人鄙视太监的一句流行话。殊不知当太监的每月薪俸只有二两银子。自养尚须俭朴，养亲

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这些人阔在哪里呢？通常有这样说法，要吃饭懋勤殿，规矩大不易干。

懋勤殿的大师傅叫走库的，是一个发财的阔缺，因为该殿和南书房老师们接近。懋勤殿除了给皇上和太后预备笔墨各种南纸贡绢和御宝印色外，还有匠役数名给研墨划线格，表装字画，模仿南书房大人們的应酬字或代笔，叫做勾字匠。当然此处太监与别处不同，因为懋勤殿的太监沾着老师们的光，厨房的吃食比其他他处预备得好。但这里的太监规矩多要求严，多挨打受骂自不必说。假如能忍耐十年，熬成一个走库的大师傅，就成了一个阔太监了。平平常常的一年可挣一千两银子，如皇上家有意外的制造，与内务府勾手办事，所谓肉肥汤也肥，则财源不可限量。走库的一年或两年，家中可置上三两亩土地，也就心满意足了。假如下边没人来顶缺，还可再干上一年半载。如果下边有人顶缺，自己找个理由下场，一个阔太监也就止于此了。

普通太监月食二两怎么能阔

凡是太监，初进宫月食钱粮二两。另加恩赏银五钱，这就是分外的皇恩了。在各宫殿当差，熬星星熬月亮，熬到每月食钱粮二两五，再进一步到了月食三两，就叫挑大粮，差不多在宫中处所就有了角色。当太监养父母兄弟尚不足，家属仍须自己凑合维持生活。太监在随侍处当差，十年无过，便可担任首领。各后宫（十二宫）、慈宁宫、各禁门（十三门）、外八处的太监，都是由随侍处拨过去的。当太监的初愿，都是为了发财，买些驴牛和田地而来的，但能达到愿望

的百不挑一。当太监没有坑害皇家而发财的，因为盗库盗宝有大危险。

如果皇家有什么制造，或举办大工程，跟着内务府喝汤或啃骨头也大有人在。少数太监发大财的也有。如同治年间，传诏捉拿肃顺的苏得，住在京北上地村，用挣得的银钱买处宅院，得到一窖金子，一下子发到百万之富。其次就是李莲英了。我在宁寿宫任司房，与李之住处相近，准知道他炕箱内有银子。慈禧光绪两宫宾天后，他的炕箱内存方宝八十万两，后来南花园的花匠用筐抬到他的北夹道私宅。俗语说：官久自富。李莲英侍奉慈禧，当宁寿宫掌案达四五十年之久，他的财帛来源就在内务府。我由光绪二十八年任司房当差，帮助管理银钱帐。太后宫司房每到腊月底支给银两，开银子库取方宝若干，方宝银子成色好。李莲英每到此时，拿内务府给他的银票，到司房换取方宝，送他的库房收存。他换银子时一丝一毫也没有含糊。上边赏给他绸缎衣料，他送到官成衣铺做衣服，剩下的尺头零碎，他一丝一缕也不肯丢掉。他死时零料竟存了数箱，他秉性吝啬可见一斑。

清朝定例，对于太监的待遇虽说是很苦，然而主子也给一个盼头。每年进了腊月，进这钱，进那钱，也相当可观，什么口份啦！小米票啦！挂灯钱啦！可也不少。到了年根底下，有崇文门的银子。太监们凡是有角色的没有角色的，都欢天喜地，早就嚷开新年到了。到了年终，崇文门取银三千六百两，恩赏内廷各太监。

圆明园轶事

圆明园为奉宸院所管八园之一，是清帝第一消夏游憩之

地。此园为乾隆所造，遗迹颇多。可惜在咸丰三年遭到八国联军兵灾，焚毁已尽。当今只留下琉璃瓦片和一些枯木杂草。碑石也都埋在荒原野草之中。昔日之河湖，即今日之坑湾，昔日之宫殿已成今日之田陇。吾所见者是一些太监招呼来一些子侄家族，到这里开荒种地，立下门户，大有在此永远为家之意。太监们虽然吃些苦，但亦佃亦渔，亦樵亦圃，多是乐不思蜀。

园内留下的最有名的是，乾隆御造的黄花阵。此处方圆约半里，四面约二里，砖砌之墙，高约五尺，颓垣尚存。黄花阵中砖墙纵横交错，一旦入内，出来时极不容易寻到旧路。这是乾隆皇帝独出心裁创造的迷宫。

庚子之后，公余之暇，我入圆明园观看黄花阵的构造，果然入内迷路。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忽然从阵中跑出一兔，跳墙而去，吾随兔而出，想来十分可笑。住在颐和园中南九卿尚不忘当年的情景。

圆明园总管殷福寿通晓文字，貌亦滑稽。宫中人多呼他为阴不答。咸丰年间曾随皇帝到过热河。现年已八旬，庚子之后，他在园中发现了一种奇花。此花类似木香又象茉莉，春夏开花，其味甚香，因此进上，但不知名。慈禧命名叫太平花。花为西洋贡物，乾隆曾命郎世宁绘画成轴，并制有御笔诗跋，盛赞花之奇馨。颐和园有太平花，故宫也有太平花，都是圆明园移植来的。

圆明园总管殷福寿，每年进呈凤尾菜，此乃圆明园的野生蔬菜，凉拌最相宜。进贡时，慈禧念他是旧奴才，曾特加温慰几句话，说“殷福寿啊！你还好吧！结实吧！”他的傻劲冲口而出，说：“老祖宗万寿无疆。”慈禧皇太后听了十分高兴，赏殷福寿十两银子。殷福寿磕头谢恩，然后到司

房领赏。到了司房，太监们差不多都逗他，让他说说当年的老话。他说他当年曾参奏过李鸿章。光绪二十年闹东洋，中国打败了，有平壤之耻，依着万岁爷之意旨，非把李鸿章杀了不可。幸而咱们老佛爷保护功臣，同意六爷（恭亲王）的主张，将李鸿章留用，入军机办事。

一日李鸿章带人进了园子。我听说后迎上前去问话，“中堂进园，是奉旨意来的吗？”李鸿章答道：“我进来参观参观，不曾奉旨。”殷说：“此处是皇帝禁地，中堂是私自进园，与理不合，我要上去参奏。”李鸿章说：“总管不要着急，我告诉你几句话，你奏明太后好啦，我前天见李莲英大总管，他叫我出几个钱，为皇太后修修颐和园，因此我进来看看，你照此启奏皇太后好了。”我到上头见老佛爷照此说了。老佛爷问李莲英有此事吗？李莲英见问很是惶恐，急忙答道：“向来奴才没事是不见外官的，此话从何而来。”老佛爷瞪了李莲英一眼，“瞧你那样子，这还值得流泪吗？”李莲英也不敢分辩了。老佛爷传圣旨，此后李鸿章再来，招待招待他，如无事可以不上来言语。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惹出祸来。

殷福寿本来是一个俗太监，又曾随侍到过热河，慈禧见了，都同他言语，有时还说几句笑话。主子与老奴才似乎还有浓厚的感情。因他是去过热河的八旬老太监，走到哪里都有一群年轻的太监同他搭话，问长问短，说些东巡的老话。自从他参奏了李鸿章，却吓坏了李莲英，他自觉风头出得十足，每逢见人便自夸几句。他活了八十余岁，入了民国才死去。